H. H. MU CHINESE LIBRARY

馮琢菴先生北海集卷三十七

齊郡馮琦用韞著

奏䟽

禮部稿

爲慶賀䟽

爲慶賀䟽

爲恭進冠禮儀注䟽

爲慶賀䟽

爲懇乞　聖明信諭肯以安　聖躬䟽

爲吉典告成天眷孔厚恭請　聖駕親郊祀䟽

爲類奏災異疏
爲遵詔懇恩憐念舊臣微忠俯賜贈謚疏
爲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矜憫賢勞俯賜卹典
以勵臣忠以光泉壤疏
爲遵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賜卹典疏
爲黃河淺涸災變異常懇乞　聖明亟圖消弭
以維治安疏
爲敬陳救急易行之策以收天下人心疏
爲禮儀疏
又

禮部稿

爲慶賀䟽

照得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冊立　皇太子正位　東宮暨冊封　福王　瑞王　惠王　桂王詔告天下例該各　王府及天下文武五品以上諸司差官齎進表箋慶　賀其表箋式樣必須頒行各王府及總督撫按衙門并天下文武諸司欽遵知會免致臨期差誤合候　命下本部行移翰林院撰擬通行各　王府及各該衙門依式謄寫照例差官齎進慶　賀庶禮儀不忒而慶典有光矣

爲慶賀䟽

仰惟 皇上大孝尊親益隆 聖敬於本年十月二十八日加上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徽號及蒙 詔告天下 恩溥臣民例該本部行移各王府及總督撫按衙門并天下文武五品以上諸司差官類進 御前表文一通 慈聖表文一通前來慶 賀其表文式樣必須預行各 王府及總督撫按衙門并天下文武諸司欽遵知會免致臨期差誤恭候 命下本部行移翰林院撰擬通行各 王府及各該衙門依式謄寫拜進庶禮儀不忒而慶典

有光矣

爲恭進冠禮儀注疏

茲遇　皇上舉行　册立　册封大典則　冠禮當
以次舉而臣等先舉一併加冠之　旨敢不博稽詳
訂以求至當查得會典　皇太子冠禮皆設冠席醴
席於　文華殿內今　文華殿既爲　皇上臨御遣
官之地則冠席醴席似不敢設于殿內其勢不得不
移于殿之東序在　皇太子一向講讀之所　親王
冠禮舊在　皇極門之東廡若　皇太子於　文華
殿東序行禮則　四王之禮其勢又不得不移于

文華殿之西序臣等酌量地勢開具儀注上請伏乞
皇上欽定臣等遵奉舉行

爲慶賀䟽

查得　累朝舊制　皇太子加冠文武百官朝賀
皇上之後即以朝服賀　皇太子　親王加冠文武
百官朝賀　皇上之後另具吉服賀　親王載在
會典班班可考　皇太子受賀原有定所臣等已列
之儀注中惟是　親王舊例詣　皇極門前東廡坐
百官行四拜禮今　四王冠禮既行於　文華殿之
西序而西序之地勢偪窄百官班次不能盡容相應

俟賀　皇太子禮畢百官易吉服司禮監請　四王
常服坐西序內文武大臣堂上官及近侍官拜於西
丹墀內庶僚拜于　文華殿門外近西行禮伏乞
皇上裁定勑下臣等遵奉施行

爲懇乞　聖明信　諭旨以安　聖躬以安天
下疏

臣等於十六日夜漏下二鼓接　聖諭盡停礦稅臣
民歡呼自夜達旦無不翕然頌祝者次日復聞　聖
意尚欲必行百僚惶惑萬民愁歎無不黯然失望者
臣等於時即議具疏上聞復以　聖躬未寧未敢輕

有陳奏比見　皇上批答章疏如平時仰稔　聖體
清安乃敢合詞以請夫　聖躬由病而就安臣等所
同喜也　聖德已光而復晦臣等所同惜也四海水
火之民一旦釋之復一旦增之千秋堯舜之名一旦
得之復一旦失之　陛下試思　累朝以來有此政
體否此自　聖心所明不待臣等辭之畢也夫　皇
上所敬者天也凡有災福皆天也　皇上寬民之諭
一下海內歡忭感頌者且億兆人豈有億兆人歡忭
感頌仰天而呼而天不聽聞者乎取民之旨一下海
內咨嗟愁苦者亦且億兆人豈有億兆人咨嗟愁苦

仰天而呼而天不聽聞者乎財與民孰重財與天之喜怒災福孰重則　皇上保身保民之策頃刻而可決矣人之一身在身內者爲重在身外者爲輕　皇上新瘥之後正當凝神靜攝一切外物勿以攖懷試思前日之病侍御滿前何人可以代之珠玉滿笥何物可以療之乃知在身外者與身全不相關當其急迫總屬無用何苦以無用之物而潄有限之精神以營之臣願　皇上省思慮以養神平喜怒以養性布恩惠于天下以養福夫天下之苦極矣其望　前諭不啻眼穿矣甫慰其雲霓之望而又中攺之民不敢

復望矣布二三之令失億兆之心一旦有緩急即有
詔命民不敢復信矣臣等所慮萬端有心不能盡
有詞不敢盡但願　皇上力行前諭以安　聖躬以
安天下臣等不勝懇切仰祈之至

為吉典告成天眷孔厚恭請　聖駕親郊祀以
答玄貺疏

恭惟　皇上御極三十載春秋鼎盛如日中天而
青宮與朱邸同開　太子與　四王同冠此從來臣
民未覩之上儀實自古帝王難備之完福也惟皇天
為能降福詩曰萬年永錫祚胤又曰我將我享惟天

其佑之蓋天之降福惟有子孫衆多爲最大最久人主受天之福無可酬答惟有一將一享必躬必親乃所爲報耳伏見 皇上以大典之行歸德 聖母徽稱顯號躬荐 慈闈遠近聞之咸稱純孝臣願 皇上以事 聖母之心事上天因以行 徽號之禮行郊祀精誠所格居歆不遠蓋 皇上天之子也子有吉祥必告誠于父父聞之且益喜而降福祉益多一氣迎和三靈錫慶其享壽考而茂本支者方當萬年如一日耳臣等不勝懇祈顒望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已知道了但今三殿未建一應禮儀不便親行且郊祀大典豈可率爾輕易行之還着遵奉前旨遣官

竭虔
恭代

爲類奏災異疏

臣等看得今歲所報災異爲地震者三爲水災者一爲火災者二總之天心仁愛明示譴告　君臣上下宜同加脩省以答天威然歷觀往牒今歲所報比之前年上年僅十之一　臣請言其故夫天地間一氣耳氣和則見祥氣乖則見異去歲以前不但災異而已時見怪災矣此無他臣民之鬱氣多故天地間戾氣亦多也今歲鴻儀肇舉萬國同歡各處所報災異比前頓減此亦無他　朝廷之喜氣多故天地間戾氣

漸少也以此觀天人之際顯若提命捷於桴鼓不可不深省不可不祗畏夫人主事天猶人子之事親親喜則承歡親怒則引咎當其已怒而漸回則人當益喜益畏盡誠盡敬以承之夫歲屢祲而今歲乍收災屢降而今歲乍減人情久鬱而今歲乍舒天心久怒而今歲乍霽天下安危否泰之機正在於此此亦人主益喜益畏盡誠盡敬以承天意時也臣聞漢時河決平原史臣皆大書於冊以爲災異者謂其將爲國家害而先見兆耳若河全決則非徒爲兆而已蓋實爲國家害者也夫政令如流水一壅則難通綱紀如

堤防一決則難塞人情鬱而不達則防川者反以潰民力以竭而不堪則載舟者反以覆旣關國運亦象人事論爲兆則應如影響論爲害則近在咽喉臣等竊謂　皇上所當祗畏深省修德修政者莫急於此伏望　皇上念天人之際可畏感應之機甚神發章奏以達羣情補缺官以綜庶務任臺省以開言路釋滯獄以雪沉冤減宣索以佐國儲停礦稅以蘇民力仍　勅大小臣工精白一心分猷共理毋狃因循毋避勞怨毋事粉飾毋滋分爭使　朝廷之上眞欲修立政事則殃民蠹國之事不戒而自除儀寀之間眞

欲報答　朝廷則畛域異同之見不攻而自破總之
臣子以真心同心仰答　主上而君臣共以真心同
心仰格　皇天則修省之實而導迎和氣之本也伏
惟　聖明采納

　爲遵詔懇恩憐念舊臣微忠俯　賜贈謚併乞
　開擴　䘏典以光泉壤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原任吏部尚
書兼大學士已故高拱嗣男河南新鄭縣學廩膳生
員高務觀奏臣父拱由嘉靖二十年進士改庶吉士
授翰林院編修蒙　世宗皇帝充日講官恭事　裕

府藩邸歷陞侍讀侍講學士國子監祭酒禮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總校重修永樂大典吏部左
侍郎掌詹事府府事禮部尚書蒙　世宗皇帝簡入
內閣辦事供事　穆宗皇帝登極加少保兼太子太
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值重修永樂大典告成
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奉勑知經筵事總裁　世宗肅
皇帝實錄忽疾發具奏乞休蒙　穆宗皇帝准馳驛
回籍調理尋復召起以原官兼掌吏部事加少師兼
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奉勑進授勳階柱國遷中
極殿大學士維時朝覲會同都察院加意體訪虛心

參酌去留秉公以請　上裁中外允服廣東海寇猖
獗屢促撫臣剿除客授機宜設立州縣選擇守令專
責統轄使廣東阽危復安貴州土官安國亨疑畏即
推誠斡旋西南底定與有微績遼東邊外女直達虜
汪住等侵擾邊疆請　勑令撫臣會同總兵整兵擣
勦當陣斬首五百八十餘級內有酋首二顆奪獲明
甲二百餘副達馬六百餘匹夷器無算北虜俺答世
爲中國患趙全等九人又以中國人甘爲虜用城居
板升領衆數萬毎歲內侵會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
客授總督方略俺答款塞稱臣獻趙全等九人於

闕下三陲晏然又恐久則生變乃請　穆宗皇帝封
奄答爲順義王進馬謝　恩其餘都督指揮千百戶
有差由是套虜吉能等亦慕義而來西北一帶邊民
釋戈荷鋤息鋒安枕全百萬之命省百萬之財至今
賴之臣父又親受　先帝顧命奉　皇上登極惟恐
有負　先帝遺託條陳五事有裨新政萬一奉　旨
回籍朝夕焚香祝願　聖壽無疆皇圖鞏固臣父不
幸於萬曆六年七月初二日病故臣母一品夫人張
氏具奏乞　恩復蒙　皇上憐念舊臣准復原職賜
祭賜葬竊念臣父一介草茅遭逢　聖世歷官一品

叨任元輔不惟平生遇　主過沐寵榮抑且毎事乘
時幸臻績效講讀　先皇裕邸實多犬馬之勞竪績
南北封疆盡著救寧之效旣竭生前之愚悃宜有身
後之恩榮但祭葬雖已俯賜而謚贈尚爾未周臣昧
死上請査得大學士馬自强張四維與臣父品級相
同贈謚已全臣父行能雖無踰於二臣其過荷　世
宗皇帝拔擢親承　穆宗皇帝榻前顧命及躬逢我
皇上正位之始依託寵靈與僥倖勞績視二臣實
久且多伏遇新詔　皇恩遐荒普及臣父舊臣乞垂
憐憫至於臣母張氏病故於萬曆十六年臣伏覩

卹典條例內兩京二品以上文官並父母妻曾授本等封者俱照例祭葬內有病故在先者許於故後應得祭文內列名並祭臣母累封一品夫人正與例合又查得馬自強妻李氏張四維妻王氏一切恩卹俱蒙　皇上准給臣母事體正與相同伏望　聖明勑下吏禮二部再加查議准補給臣父恩卹贈謚廕錫並臣母開壙合葬仍准臣父列名並祭則臣父母仰受洪恩當結草銜環以報萬一於九泉矣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准吏部文選司手本查開本官履歷與奏相同考功司手本

查開本官隆慶元年四月內該兵科給事中歐陽一
敬題爲再申忠悃乞罷奸橫不忠輔臣慿公論以光
新政事內論本官拱之性行本極傾危拱之才識實
是濟惡踪跡閃倏情態乖張致爲奸暴行私不思公
忠體國罪狀顯著人所共知等因奉 聖旨高拱侍
講讀年久端謹無過朕所素知你每攻擊不已是何
主意拱着照舊安心供職吏部知道欽此又該南京
廣東等道御史李復聘等題爲險惡輔臣欺君蠹國
仰乞 聖明早賜遣斥以銷禍胎以定人心事內論
本官縉紳元惡治世奸雄貪淫汙鄙旣無望于潔身

陰險强梁更妄有于康濟等因奉　聖旨高拱事朕多年勤勞素著你每説大奸巨惡有何指實朕初嗣位無故即去一輔臣豈不有傷大體况已屢有旨處分了你每紛紛排擊必欲求勝何耶且不究拱着安心供職吏部知道欽此又該工科給事中李貞元題爲懇乞　聖明亟罷屢被論劾輔臣以順輿情以全恩體事内論本官清朝無倖位之臣内閣非容奸之地今拱姑爲求退之狀而實懷患失之心等因奉聖旨高拱已屢有旨眷留如何又來奏瀆拱着安心供職吏部知道欽此又該兵科左給事中魏時亮題

爲懇乞 聖明全大臣之節重 主上之權速罷不
堪留用輔臣以安 宗社事內論本官不職等因奉
聖旨高拱留用已屢有明旨你每何又奏瀆拱着
速出供職以副眷知吏部知道欽此又該工科都給
事中馮成能題爲邪正相持人心靡定懇乞 聖明
斷從公論以安天下事又該禮科都給事中何起鳴
題爲懇乞 聖斷亟從天下公議罷斥屢論輔臣以
定中外人心事又該浙江道御史王嘉言題爲懇乞
聖明果斷以處輔臣事又該直隷巡按王廷瞻題
爲輔臣七被論列不堪再留乞賜亟罷以昭乾斷以

隆新政事等因俱論本官不職緣由俱奉　聖旨已
有旨了吏部知道欽此又該直隷巡按郝杰題爲輔
臣屢被人言懇乞　聖明早賜宸斷以全臣節以隆
聖治事内論本官不職等因奉　聖旨已有旨了
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南京吏科等科給事中岑用賓
等題爲懇乞　聖明精鑒別眞去留以定國是以重
輔弼事内論本官不職等因奉　聖旨高拱留用已
屢有明旨你每何又奏擾拱着速出供職以副眷知
吏部知道欽此及查本官一品未經考滿驗封司手
本查得隆慶六年正月十二日以　勑諭給本官誥

命伊妻張氏封一品夫人在案翰林院手本查得本官於隆慶元年四月内以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同知經筵事各等因回覆到司查得 大明會典并卹典條例内一欵凡遇大臣無故應得謚者除文臣行查吏部將本官生平履歴有無論劾詳悉開報外本部仍廣加咨詢稽覈名實必其節槩爲朝野之具瞻勲猷係國家之休戚公論允服毫無瑕疵具由請自 上裁又一欵一品官妻封夫人者祭一壇又一欵二品以上文臣曾經賜葬者妻故在後倶許附葬惟授封夫人者例給開壙工價又

一欵其品官妻係贈夫人者亦許並祭及查原任吏部尚書兼大學士已故高拱先年病故已經造有墳壙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原任吏部尚書兼大學士已故高拱嗣男河南新鄭縣學廩膳生員高務觀奏乞伊父贈廕謚號併伊母張氏祭葬一節除贈廕移咨吏部議覆外爲照本官器本高明才兼謀斷爰從講幄入贊機廷以輔弼之任而握銓衡則威權不免過重自搏擊之餘而當樞要則恩怨不免太明然其人實有憂國家之心兼負濟天下之具意常不可一世慮則常在四方即如處安國亨之罪不煩

兵華而夷方自服國體常尊所省兵餉何止數十萬又如受那吉之降薄示羈縻而大虜稱臣邊氓安枕所全生靈何止數百萬此皆力爲區畫卓有主持當其成敗利鈍之未形不顧毁謦身家而獨任倉皇去國孤臣之罪難明寂寞盖棺君子之澤已斬相猷炳若家計蕭然論者謂其意廣而氣高闊不合于中道要之性剛而機淺總不失爲眞人臣以爲如拱者量則非大心則甚忠自爲謀則踈爲國謀則遠集思廣益調劑宮府則不足長駕遠馭計安邊境則有餘跡不足以累其心功實足以盖其過宜加易名之典以

勤任事之臣或以方當議謚聽公論于輿評或以曾佐緊機出　成命于宸斷皆非臣等所敢定擬其妻張氏已封一品合照例與祭一壇開壙合葬恭候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與本官列名並祭河南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一員致祭仍行工部照例開壙合葬等因奉聖旨高拱雖屢被論黜但在閣之日擔當受降至今使北虜稱臣功不可泯准與他謚伊妻照例並祭合葬

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矜憫賢勞俯賜　卹典以勵臣忠以光泉壤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原任工部左侍郎守制回籍今故沈節甫男翰林院檢討今丁憂沈㴶奏前事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准吏部文選清吏司手本查開本官歷任與奏相同考功清吏司手本查開本官三品未經考滿任內並無論劾各等因回覆到司查得　大明會典并卹典條例內一款文官三品本身祭葬不分在任致仕俱祭一壇其未及考滿病故者祭一壇減半造葬文一款文官三品如妻先故者候夫故之日方行祔葬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爲照已故工

部左侍郎沈節甫實歷正三品俸未經考滿時以居喪在籍病故除贈官一節聽吏部另行議覆外看得本官貞靜持身澹泊明志屢進屢退居家曠若無營守道守官署部毅然有執蓋清慎之褒兩見于 特旨而恬退之譽久著于公評據條例三品未考滿官給祭一壇減半造葬但本官去考滿之期止差一月而合從三品俸計之已歷四年例有二品三品併叙年資給與正三品全葬則正三品與從三品併叙當給與從三品全葬恭候 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浙江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品等項就遣本布

政司堂上官致祭仍行工部照例造墳安葬其妻唐
氏祔葬允宜惟　賜謚一節本官向係士論所歸但
其里居之日最多則月旦之評爲確合無行彼處撫
按覈明具由上請定奪等因

爲遵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賜　卹典以光泉
壤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日講官原任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教習庶吉
士今病故敖文禎男生員敖景喆奏臣父敖文禎
卹典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

送司行准吏部文選清吏司手本查開本官履歷與
奏相同考功清吏司手本查開本官三品未經考滿
任内並無論劾翰林院手本查開本官委於萬曆十
九年九月内題充日講官又於二十九年十月内復
題充日講官驗封清吏司手本查開本官於萬曆二
十九年十月内遇 詔伊妻黃氏贈淑人各等因回
覆到司查得 大明會典并䘏典條例内一款三品
官病故曾經考滿者祭一壇全葬未經考滿者祭一
壇減半造葬又一款 特恩所加祭葬大約於本等
品級内量加一等應半葬者給與全葬如講讀官三

品祭得及其妻又一欵侍郎兼學士贈尚書者祭二
壇又一欵三品文臣若妻先故者俟夫故之日方行
祔葬又一欵凡遇文武大臣應得謚號者備查本官
生平履歷公論允服毫無瑕疵者具請　上裁令該
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日講官禮部右侍郎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今故敖文禎講讀近臣隕身官次一
應卹典委宜從優除贈廕移咨吏部徑自議覆合於
常例祭一壇外加祭一壇仍給全葬及照本官禔躬
一意清修仕路恥由捷徑賢關視篆式宣造士之猷
講幄談經茂著責難之義人競進而已獨退世尚圓

而已獨方雅有松栢之標足媿脂韋之態相應易名以符公論恩典出自　朝廷伏惟　聖明裁定恭候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擬謚號伊妻黃氏列名並祭其聞喪祭一壇合在京舉行順天府買辦香燭紙光祿寺辦祭品就遣本部堂上官致祭其下葬祭一壇行江西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品等項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仍咨工部照例差官造墳安葬伊妻黃氏祔葬等因

爲黃河淺涸災變異常懇乞　聖明亟圖消弭以維治安疏

比聞陝西河州城北黃河水竭僅有七尺臣等不勝駭愕此緣臣等典禮曠職致河流失常席藁修省無容他諉顧臣等犬馬之誠豈遽足以動天所恃者

皇上一念之挽回耳今歲火星入太微垣日光如赭風霾塞天黃霧晝晦占候中有天下大擾關梁不通兵車滿野等語業巳足為寒心然未有如此河之為變且異者夫河出崑崙入中國經秦晉梁趙淮徐而東注蓋中原血脉大總萃處也昔夏商之季伊洛告竭尚為異兆迺黃河為亙古巨浸豈容竭澤古時間有斷流率由山傾沙壅夫有因而塞如血脉因病而

底滯耳無因而竭則病在内傷血脉耗竭矣臣等且
置事之吉凶而策國家之利害西北之河天設此險
以限華夷東南之河天委此利以轉糧餉而今徐淮
之下流褰裳可涉運艘不前洮河之上源又告枯竭
不過三尺就目前事理事勢已自了然然揆諸事應
亦非誕漫竊謂河瀆之行地猶元氣之周身而貨財
流布于天下也今天下財力可謂匱詘而元氣亦已
耗矣論國家之經制則千瘡百孔其費難支論百姓
之困窮則十室九空其情可憫夫閭閻貧矣府庫貧
矣獨貂璫與叅隨土棍之家富耳則神河天塹源涸

流徙而中乃更挾百川之勢以衝　祖陵而阨運道斯亦氣索而財壅之徵象也人情饒則安樂匱則愁苦民愁苦矣亂直須時耳說者謂秦監梁永作惡已極致此咎徵要之河自關天下不獨秦分也間者滇以張安民故火廠房矣粵以李鳳釀禍欲剸刃其腹矣陝以委官迫死縣令民洶洶不安矣兩淮以激變地方打搶官舍錢糧矣遼左以余東翥故碎屍抄家矣土崩瓦解在所見告試觀此等民情譬之壅水有久而不潰者乎比者解澤將流屯膏未布苦樂相形則其苦彌甚恩怨相激則其怨轉深苦怨之極何事

不有大小諸臣類言亂在旦夕比雖亂形屢見而旋復撫定　皇上若以爲皆恐動之詞而不盡驗不知向來多事大略以調停小定耳其閒屈情屈法招辱招損已不知幾何今獨法度尚在莫敢先發若人到必死勢到必窮亦必有法度所不能制之時夫民怨猶火也小而炎竈大而燎原總是此火耳自古大禍亂難撲滅者即小激變而失于收拾者也天心仁愛星變不已而以日光示之日赤不已而以河竭告之懃懃懇懇眞不啻耳提面命　皇上寧得無動心乎

夫　皇上求雨則雨應禱雪則雪應天心人意呼吸

可通即如項者熒惑犯太微未幾　聖體違和一漁
德音旋復退舍　聖躬大安之日與火星順度之
日相符以此言之可謂天象渺茫否乎伏望　皇上
懍然深思曠然更始勿爲損膳避殿之文當求修政
修德之實亟罷礦稅撤回中使仍　勑大小臣工同
心憂國力圖修弭則人心既恍天意自回將見四海
安瀾九河順軌特在　皇上一念轉移間耳

爲敬陳救急易行之策以收天下人心疏

自礦稅事興天下民力可謂極窮民情可謂極怨臣
等前疏已悉不敢贅陳伏讀　聖旨朕心仁愛自有

停止之時臣等不勝欣誦但　皇上一温言撫之而中使以百千豺狼噬之民窮怨之極屢有譟譁之狀平居如此倘遇水旱之災風塵之警必然變亂無疑一有變亂不得不罷此時恩不自　上出民亦不知感矣臣等同心商量救急之策最易而可行者敢爲皇上陳之去歲楚民洶洶　皇上一易中使楚帖然無他以用舍得宜故也今天下最爲民害萬人所指者遼東之高淮淮上之陳增廣東之李鳳陝西之梁永雲南之楊榮五人之惡皆不減陳奉天下小民不堪擾害因此歸怨　皇上照陳奉例將五人撤回

其原管事務歸併就近內臣廉忠謹慎者管理此
旨一下小民始知害百姓者乃是中官而除百姓之
害者賴我　聖天子也盖遼東是京師屏障淮徐是
天下咽喉豈可少令反側即陜西廣東皆國家財賦
戎馬雄鎮而雲南孤懸天末控制西南諸夷又豈可
少令反側此五人不換則此五方不寧而國家之大
憂集矣今文武官員滿天下而莫敢不奉約束者有
黜陟故也獨此內官乃無黜陟賢者何所勸不肖者
何所懲任其作惡國事何堪天下紛紛章疏大半為
此五人而發五人若除　皇上之紀綱亦振　仁恩

亦流耳目亦得清淨心思亦得逸豫在　皇上無所減損公私兼利無不如意矣夫誰非中使誰非奉差而天下獨怨此五人者何也以其行事最酷烈而手下人最放肆故也　皇上何不召回民之所怨者而姑以畀民之不怨者且其人即在　皇上所差之中使就近兼管朝受　命而夕任事至便而易託至簡而易行請以王忠代高淮不然則張燁亦可請以魯保代陳增不然則暨祿亦可請以李敬代李鳳不然則劉忠亦可請以趙欽代梁永不然則党存仁亦可楊榮之差則以萬里孤懸之鎮付之鎮巡官照舊代

進亦可前項各監遣下事務皆令就近各監各官兼管不必另差以滋煩擾如此則免叅隨等役之害省旁出漏危之費民猶可勉强而亂猶可緩發也夫圖治當去其太甚救患當先其最急者而先處此五人令此輩知　朝廷法度皆有所忌憚令百姓知　朝廷仁愛皆有所係屬可救蒼生倒懸一半可收天下人心一半即前日　德音旋發旋收亦可藉此以謝天下而有詞于後世也臣等赤心爲　社稷謀爲皇上謀直是夜不安枕食不下咽伏惟　皇上採納施行

為禮儀䟽

查得會典凡朔望日文武百官於　皇極殿朝參後赴　文華殿詣　皇太子前行禮暨　千秋節正旦冬至令節俱合行慶　賀禮又查弘治九年禮部為禮儀事奉　聖旨慶賀禮待加冠後行欽此又查隆慶二年禮部為禮儀事請照會典於每月朔望行禮及　千秋節正旦冬至令節行慶　賀禮奉　聖旨是欽此今　皇太子　冊立加冠禮成一切朝見禮儀臣不敢不具䟽上請合無自今以後遇　皇上陞殿之日百官朝參後即於　文華殿門外東間設座

内侍啓請　皇太子陞座百官行禮如遇　皇上朔望免朝之日惟復別有　聖裁其　千秋節及正旦冬至令節合照舊例行所據合用陳設儀仗侍衛人員當預先通行各該衙門查照施行

爲禮儀䟽

爲照八月十七日恭遇　皇上萬壽聖節所有各項禮儀例該禮部官啓奏又該本部題萬曆三十年八月十一日敬遇　皇太子殿下千秋令節例該各王府及天下諸司進箋慶　賀至日文武百官各具朝服赴　文華殿致詞稱　賀一應禮儀已經本部

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通行各該衙門欽遵外
例該禮部啓請但臣抱恙註籍左侍郎未蒙　欽點
右侍郎李廷機未任所有前項禮儀難以曠缺相應
題請　簡用左侍郎一員代臣供事或別委詹翰衙
門暫充啓奏啓請官臣等不敢擅便伏乞　聖明裁
定勑下臣等遵奉施行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三十八

齊郡馮琦用韞著

奏疏

禮部稿

爲恭進東宮初次開講儀注疏

爲星變頻仍天心仁愛敬陳修省第一實政

懇乞聖明早奮乾斷以答天誡疏

爲請給勑書關防以便遵守以杜奸弊疏

爲懇舉禋祀惇重典以光聖孝以慰羣情疏

爲大比屆期乞賜申明省直歷滿應試通例

以便遵守疏

爲重經術祛異說以正人心以勵人材疏

爲遵奉　明旨開陳條例以維世教疏

禮部稿

爲恭進　東宮初次開講儀注疏

萬曆二十二年本部具題　皇長子出閣講學儀注奉　聖旨此初出講儀乃東宮出閣儀況皇長子未行冊立不用侍衛儀仗自着提調輔臣并侍班講讀等官行四拜禮內侍進案不必用爾禮部及鴻臚寺官其謁告先師及其餘俱依擬行欽此臣等仰誦

聖謨剖悉甚明裁酌允當葢未行　冊立之先則

皇長子出講之禮自當簡已行　冊立之後則　皇

太子出閣之禮自當詳謹據　會典所開再爲參酌

新春第一次出講當照　累朝已行舊例備　東宮出閣之儀謹開具儀注上　請其每日講讀不用侍衛侍儀等官相應照常行至於提調侍班講讀校書侍書起案徹案等官及侍衛儀仗等項合行翰林院及各衙門預先遴選備辦徑自題請施行伏乞　聖裁

為星變頻仍　天心仁愛敬陳修省第一實政懇乞　聖明早奮乾斷以答　天誡疏

臣等於九月二十三日夜見東北方有星大如雞子青白色西南方有星大如碗亦青白色尾跡散光照

地西南行後有二小星隨之復有流星數千四面紛紛交錯而行不勝駭異政擬疏懇 皇上消彌禍本乃忽於本月二十日接得福建巡撫朱運昌揭帖內開八月二十五夜一長星頭大紅色尾尖白色發響一聲裂開中心紅兩邊白圈轉一半身彎能動九月初六日夜一星圓大似碗身色血紅燦爛霎時變為五聚成堆各如碗大俱血色至三更復并為一血紅如初至四更復分為五至五更總歸為一大如米籮俱血紅色至雞鳴又復碗大臣等相對驚歎何今歲星變相仍若此至福建所報則又從來耳目所未覩

聞竊惟　天之於　明主如父母之於愛子也事有
不可以意示之又申誡之操之太急復少緩之緩而
不改又譴告之天於　皇上何其諄諄仁愛無已也
臣等卽不知占書而聞諸道路皆謂政散民流之象
而或以爲主兵竊見海内小民實有咨嗟困苦流離
騷動之情而莫爲　上聞故天以象戒之若曰庶民
惟星星流散如是民流散亦如是是可不爲大懼乎
以海内百姓而十分之其二爲富厚有室家多地著
而不輕於流徙其二爲經商服賈牟水陸之利其四
則爲貧窶饑寒仰藉地著商賈之民力作以給朝夕

其二則無賴惡少游手游食不務流冗棍猾伺機利而食則爲盜賊主魁挺而走險者耳以今天下所差礦稅中使不下數十輩每一人所帶原奏參隨司房委官又不下數十人其爲地方積棍及他縣逃軍逸徒罷吏廢士奔走而饕食者又不知其幾何人此輩皆不顧名義不畏法度不管百姓死生不論 國事成敗見錢卽取取財必盡更不留一分羸餘與百姓取居者而嚇之曰盜礦取行者而執之曰漏稅乘宗族之嫌隙而獻之曰指貲乘田廬之貿易而訐之曰漏契百姓傾所有與之則破家不傾所有與之則殺

身於是乎鬻田土廢室廬停織作止負販勢不能不
爲流移而又無可流移之地何地無礦何地無稅惟
有不農不商至貧極匱始可免於剝削而不農不商
又無以給衣食弱者委於溝壑強者起爲寇盜耳蓋
十分天下之百姓八分俱爲魚肉其二分無賴者爲
卯俎而彼亦自知朝不謀夕一朝事敗攘臂構釁爲
亂民倡即若輩也故夫爲卯俎者驅民以散者也而
爲魚肉者計無復之而勢不得不至於敗者也百姓
聚則無事至於民散其爲兵禍尚何忍言夫盜起兵
也誅盜之兵亦兵也星占而無應則已星占而應豈

可不爲寒心哉若謂天道玄遠何以下有流散之情
而上即垂流散之象若謂人民微細何以閭閻情狀
乃至上動天文乎其最顯最速者莫如閩地之星異
夫張嶷閭應隆機易山仙金十萬白金三十萬之疏
爲時無幾耳而流星之見於彼者一裂爲二二分爲
五五聚爲一一又分而爲五　明旨方發天象已著
天之顯赫威靈抑何可畏也葢　國家最嚴者夷夏
之防而最重而不可犯者塹山帶海之界機易遠在
海外七日夜乃至絕海異域洋盜島賊出沒之地倘
有金可採非中國之人所能爲也倘或無金可採又

非中國之奸人所宜去也二三奸徒賫懷不軌駕長舸犯洪濤聚賊徒而銜王命名為採金於山而實掠財於海其富商大賈往來琉璃呂宋諸國而納稅於閫者惟所殺而刼之刼之而勝則以什一奉 皇上而以什九潤囊槖而商賈不通矣刼之而不勝別生事端彼且被外夷之殺僇損 國威矣彼且身挾重貲往而不返又或勾引異類窺伺內地通倭之路開而防海之禁弛矣即使萬萬無事而以取利之名傳於外夷亦非所以揚中國之德美增 日月之光華也伏乞 陛下深惟星變之異洞察民散之理信一

仁愛停止之旨杜盜賊兵革之端將各處礦稅悉行
報罷嘉與海內元元生養休息使離散轉爲飽煖盜
賊轉爲良民兵危轉爲衽席其張嶷閻應隆妄開海
禁以生夷釁立置極刑以消天變則邊防可固 國
勢無虞 九廟神靈可妥萬年金甌無缺矣伏懇
聖慈裁納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爲請給 勑書關防以便遵守以杜奸弊疏

儀制淸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南京守備司
禮監太監邢隆等題稱萬曆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該羽林前衛指揮同知袁順時奏爲獻現銀供急用

以免遺漏以副民情事奉　聖旨這所奏江南徽寧
二府買產稅契約銀十五萬兩便着南京守備內官
邢隆等會同撫按等官查勘收解進用立限與他該
衙門知道欽此竊思臣等前往彼處查勘徵收遵
旨會同撫按等官移文府縣若無　勅書何憑遵守
若無關防往復移文則弊端百出有虧　國課臣等
亦難行事其防奸緝弊非土民莫能盡知伏望　萬
歲爺爺俯給勅書關防人心悅服臣等得以遵行
勅書到日臣等責同土民吳良輔方坤成前往彼處
移文府縣逐一清查造冊徵收解進庶國課無虧而

人心遵守則弊端屏跡矣等因奉　聖旨是勑諭關防都准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邢隆等題稱差往徽寧二府徵收買產稅契銀兩乞要　勑書關防一節爲照該監以徵收銀兩上下文移必取關防爲信該本部查得　國朝舊制有一官止有一印故官可以兼攝多事從未有一事而必須一印者也再查該監先年守備南京已給有關防一顆即以此徵收各項銀兩及文移往來無不可者即以稅契一事仍欲重給關防是有一事輒用一印恐印文愈多稽

查愈不便適以啟奸竇而滋之擾也合候 命下容
臣等知會本監卽將前項關防使用不必另造所有
應給 勑諭行移翰林院撰擬外等因奉 聖旨這關防御前已給與了

爲懇舉湮祀惇重典以光 聖孝以慰羣情疏

祠祭淸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通政司通政
使沈子木題前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
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通政司通政使沈子木
所奏懇舉湮祀惇重典以光 聖孝以慰羣情事一
節臣等爲照建文以 高皇帝之孫 懿文太子之

如

子嗣位五載系明統順易世之後禋祀杳然蓋由當時諸臣徒見建文遜國之迹而未能推體　成祖文皇帝之本心也臣嘗考求其故建文命將北征輙戒曰毋使朕負殺叔父名此一念也天地鬼神鑒之成祖亦信之故當金川不守宫中變起之後爲發哀致祭治喪葬如儀倉卒時猶喪葬以禮矣而忍殄滅其歲時之祀乎練子寧以不屈受誅他日又曰使子寧而在朕固當用之有罪之臣猶將録用矣而忍不祀其無罪之主乎　成祖卽位之數年勑法司解建文諸臣禁令晚年又劄諭禮部盡赦諸死義家使是

時有乘間以建文祀典請者當亦首肯舉行不至今日矣蓋建文諸臣謀削 親王之權以激北師之怒而在建文則常有保全 成祖之盛心靖難諸臣欲甚建文之罪以彰南伐之功而在 成祖則未有顯斥建文之明旨彼時典禮既失奏聞以後相沿遂成忌諱不知天下 高皇帝之天下也正朔 高皇帝之正朔也本自一家原非兩敵代邳天授少帝何尤豈可使禮樂明備之世有未祀之懿親亦豈忍使五年臨御之君無一綫之血食此時尚謂缺典後世其謂之何通政使沈子木所陳深識大體臣請於 懿

文太子廟側別立一廟四時致祭庶　高皇帝在天之靈可安而　成祖盛德益光本心益明其益於聖孝大矣惟　皇上斷以必行天下瞻仰在此一舉臣等豈勝惶悚待　命之至

爲大比屆期乞　賜申明省直歷滿應試通例以便遵守疏

照得歲貢選貢恩貢例貢官生恩生入監者俱謂之監生京府鄉試另置中額制也而聽選監生許就本處鄉試亦制也從其便也蓋歷滿歸家而復之京師科舉往返數千餘里誠不便於孤寒之士然南方監

生多利於京闈而北方監生多安於省試則中式難易之大較耳查萬曆元年有監生上選未及行取者起送兩吏部應試之例萬曆九年有監生歷滿回籍者悉聽提學官取送本布政司鄉試之例而二十五年有選貢歷滿歸本省者提學官考選應試試卷不分皿字之例俱各遵行已久第如北直入北監者應北京試南直入南監者應南京試原無在監在歷在籍之別京闈監生編號中額自有舊規亦無提學起送與諸曹六館起送之別而兩科未及申明於是有以監生占生員之額如丁酉而生員稱不便者有以

監生分監生之增額如庚子而監生稱不便者乃知本處鄉試之法爲各省監生設非爲兩直隸設而監生編生員之號在各省則可在兩京則不可何也各省監生可京可省而兩直則總之京闈無有兩也各省監生中式無另額而兩京監生中式有另額也無另額則合之有另額則分之此理之確然而不易者令科場在邇宜再明白申飭一應歷滿聽選監生各省除起送兩京應試外其願就本處鄉試者不分貢粟官恩通與生員一體編號取中不得另分皿字以妨收錄兩直仍赴提學御史及吏部各考送京府應

試不分貢粟官恩通與監歷諸生一體編號取中亦不分有無增額通不許混入生員及另加識別再有差錯提調各官俱不得辭責如此則十三省既聽其便又不妨其進取之途兩直隸各仍其舊永不復有紛更之擾科場事宜較若畫一矣伏候 聖明裁爲定制通行順應各省直及各提學官知會施行奉
聖旨是

爲重經術祛異說以正人心以勵人材疏

頃者 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贄惑世誣民之罪盡焚其所著書其於崇正闢邪甚盛舉也

臣竊惟春秋大一統統者統於一也統於聖眞則百家諸子無敢抗焉統於　王制則卿大夫士庶無敢異焉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性鑑正史而外不列於學宮不用以課士而經書傳註又以宋儒所訂者爲準蓋卽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之旨此所謂聖眞此所謂　王制也自人文向盛士習寖漓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纖靡不已漸騖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棄孔孟非毀程朱惟南華西竺之語是宗是競以實爲空以空爲實以名教爲桎梏以紀綱爲贅疣

以放言恣論爲神奇以蕩棄行檢掃滅是非廉耻爲廣大取佛經言心言性畧相近者竄入於聖言取聖言有空字無字者強同於禪教嗟乎聖經果如此解乎士子制義以聖人口氣傳聖人之神耳聖人之世曾有此語意否乎夫學官所列至要亦至詳童而習之白首未必能窮世間寧有經史不能讀而於經史之外博極羣書之理棄本業之精髓拾遺教之殘膏譬如以中華之音雜魋結之語語道既爲踳駁論文又不成章世道潰於狂瀾經學幾爲榛莽部科交列其弊　明旨申飭再三而竟未能廓然一大變其習

者何也解書或用註疏或不用註疏則趨向不一也掄文或正體而取平典或憐才而收奇儁則鑒裁不一也同是違　制而或叅或不叅則法令不一也同是被叅而或以爲當處或以爲可以無處則議論不一也士有不一之趨向取士有不一之鑒裁而又以不一之議論行不一之法令政體且有二三士習何由歸一即如燒毀異說去年亦奉有　明旨督學而下何曾禁止一處燒毀一書等經學於弁髦得　詔書而掛壁如此即　朝廷之上三令五申亦復何益臣請一取裁於聖人之言與　天子之制而定爲畫

一之法士子授受當先明經術講書行文以遵守宋儒傳註爲主二三塲以淹貫性鑑正史爲主其有决裂聖言背遺 王制援儒入墨推墨附儒一切坊間新說曲議皆令地方官雜燒之各該提學官員仍具文報部要見黜過險詖邪妄之士幾人焚過離經叛道之書幾部生員引用佛書一句者廩生停廩鐫一月增附不許幫補三句以外酌量降黜考過試卷前五名以原卷解部如有違式過多者照題准歲貢不堪三名以上事例議罰敢有抗違不解卷赴部者定行叅降兩京各省鄉試錄及中式墨卷亦以聖言

王制爲準違聖言則參不違則否背　王制則參不
背則否士子有引用佛書兩句以上者停勒一科不
許會試多者斥革各解卷到部劄委司官評騭送科
覆閱各以虛心平心從公從實互相參較不得遠近
異法輕重異處致有後言事關考試官提學官違式
之大者具疏參究其應停應降生員徑行提學官處
治至於文章之體裁士子之條格容臣等細思參酌
再行題請伏乞　天語叮嚀勑下部院斷在必行行
之三年而士習不歸正文體不歸雅則臣等與天下
督學官員均受其咎乃臣等猶有說焉自古世道升

降之會往往以士大夫好尚爲徵世之治也高明之士盡以其才識用之修政立事主於爲國其議論必典實平確而天下靡然從之世之衰也盡以其才識用之談玄課虛主於自爲其議論必奇僻空曠而天下亦靡然從之自古有仙佛之世聖學必不明世運必不盛即能眞與詣其極亦與國家無益何況襲咳唾之餘以自蓋其名利之跡者乎夫道術之分久矣自西晉以來於吾道之外自爲二氏自南宋以來於吾道之内自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藴而陰附於吾道之内又其後則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於吾

道之外非　聖主執中建極揭皎日於中天士大夫
一德同風挽頹波於砥柱悠悠世道臣等未知所届
也伏惟　聖明留意奉　聖旨祖宗維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經取士表章
宋儒近來學者不但非毀宋儒漸至詆譏孔子掃滅
是非蕩棄行檢復安得忠孝節義之士爲朝廷用祗
緣主司誤以憐才爲心曲收好奇新進以致如此新
進未成之才只宜裁正待舉豈得輒加取録以誤天
下覽卿等奏深於世教有裨還開列條欵來務期必
行仙佛原是異術宜在山林獨修有等好尚的任解
官自便去勿與儒
術並進以混人心

爲遵奉　明旨開陳條例以維世教疏

先該臣等題爲重經術祛異說以正人心以勵人材
事奉　聖旨祖宗維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經取士表

壹宋儒近來學者不但非毀宋儒漸至詆譏孔子掃
滅是非蕩棄行檢復安得忠孝節義之士爲朝廷用
祇緣主司誤以憐才爲心曲收好奇新進以致如此
新進未成之才只宜裁正待舉豈得輒加取錄以誤
天下覽卿等奏深於世教有裨還開列條款來務斷
必行仙佛原是異術宜在山林獨修有等好尚的任
解官自便去勿與儒術並進以混人心欽此竊惟士
風文體之議言官無歲不建白部臣無歲不申飭而
未有卓然見其成效者何也議論既多則彼此不無
牴牾布令太數則前後亦有異同天下視之以爲可

言不必行可行不必久故欲正士風而士風愈頹欲正文體而文體愈壞始於議與法不歸一而行之不決耳伏蒙 皇上俯採臣等芻蕘之言令之開具條款期在必行仰惟 聖意所嚮天下向風同文之治當以此時定矣臣等謹查歷年建議前後事例酌量歸一開列條格共二十五款上塵 御覽伏乞 聖明俯賜裁定著爲定例 勑下本部容臣等移文各衙門及各省直提學官遵守奉行臣不勝激切屏息之至

一經術士子肄業必經術明而後學術正我 朝

明經取士經書傳註以宋儒所訂者爲準要在發明理奥羽翼聖眞近日習趨詭異語尚虛無甚至背孔孟非程朱以怪誕不經之說競博進取夫經之義取諸常而士心則厭常主司復持此意藉口憐才稍見新異即離經畔註亦加簡拔經術何由而明學術何由而正典制以聖賢經書語命題自有本旨決非佛老莊列可得參入以後提學官嚴諭諸生先將經書性鑑熟讀詳閱有餘力者可及歷代正史 皇明制書其誣聖不經及浮華無用之書不必入目作文必

依經傍註照聖賢口氣發揮稟生有用佛書一句停廩一月增附不許幫補三句停降三月送考定奪五句以上者黜其講說如蒙引存疑之類不悖朱註解說者存以備考餘如近日初問意見理解火傳正新録名公答問名公新說諸如此類盡數燒毀仍將黜過生員原卷并所燒書籍名數解報本部以憑查考

一文體學術自有正路文體自有定裁如兩扇兩截等題俱有一定體格不得一味凌駕隨意割裂又如理致原有深淺豈容以只作空虛一段

議論改頭換尾隨題插入題意各有指歸豈容以影響傅會指後人之事爲當年口語蓋人才長短原自不同典試持衡亦非盡棄才儁士子果能於聖賢意旨逐句逐字體帖融透隨其才情所到各成一家自足賞識何必分外搜求別生枝節近日文字似盛實衰既壞士風亦關世運其弊在於譎而不平駁而不純巧而不渾華而不實欲盡刬夙弊歸之正體必以平正純雅渾厚典實矯之其體一以弘正年間之文立爲標準必問學充足理致明實方許中式若行文

未純便是學業未成說理有悖便是學術不正不照朱註解說便是不知題旨不記註疏此等文卷即有一二雋語只可待將來之造就不許輕易收録以壞文體

一行檢士子以行檢爲本行檢最要者惟以養恬養靜守道守身爲第一義我　朝建立臥碑諸人俱許言事惟生員不許言事葢以養其廉耻堅其德性欲其異日有待而爲爲　國家效實用耳乃近來士習大壞一人有事羣起扛幫或挾制上司或侵損小戶或包攬錢糧或捏造歌

謡揭官保官肆行無忌法紀蕩然以後提學官
巡歷地方宜嚴行查訪或被人告發及自犯發
覺事有的據者卽行挐問爲首者依律治罪其
餘酌量革降若生員有事止許家人抱告聽有
司從公剖斷如有安靜守己讀書修行者亟示
優異以彰風勸

一後場　國制原三場並重今士子有實學未充
或前場摘擬科題勦襲時套而倖中者惟試以
論表判策其學問淺深才識高下卽錙銖不爽
矣今初場取中後場寂寥短篇僅不皂白皆在

所收初場見遺後場即有佳卷置不復省偏重如此何以得士即有俊拔之士皆去極力初場盡逞其伎倆於七作之中遂至橫逆跳梁以見奇安得不詭於經術以後提學官考試斷以四篇爲準書義二篇經義一篇論策表間一篇不完者雖考居前列不准幫補科場閱卷其後場不稱前場者亦置不録初場未純而後場博雅過人者仍爲簡拔以示並重之意即如對策之法當對其所問而名士趨捷徑全畧策問徑逞胸臆素不考覽正史只將通報抄誦以便剽襲

不務博古而自號通今主司且以爲究心時務而優録之如此遇合士子寧復有讀古書務實學者自後主司閱策務以條對詳明者爲上卽未及詳對什能對其五六者次之如恣意凌駕遮飾空疎者卽是浮僞之士斷不收録

一提學士子選舉雖由科目而訓勵則自學校始葢矯正於塲屋難激勸於學校易故提學官闗係最重自非有學有識至公至明不能厭服衆心非年力精壯才思敏裕不能遍閲多卷今後宜查照　欽依事例吏部會同禮部恊同慎選

學行俱優公明兩到素有物望者正陪各一員
請　旨點用每科場之後除提學御史聽都察
院考覈外其司道官禮部會同吏部查照萬曆
初年事例將三年之内提學官考過次數及稱
職與否甄別上　聞有獨持風裁卓然師範能
正士風文體者定以京堂優處其次循資遷轉
下者酌量劣處蓋提學視各道獨勞責成獨重
若不特加優異何以爲任事之勸如有郡縣官
玩視阻撓考校時關說生童者許提學官照
勑内事理卽行条論

方三百五五

一歲考歲考者一歲一考也近督學習於玩愒有一郡而十數年不經一試者有考過一二年不行發落者有駐劄別府移文弔考者有止出一二書義置經論不一校者豈獨文義以疎散不精且行檢以閒曠不飭但人才之多寡懸殊地方之廣狹逈異槩責之一歲一考心力時日或難周遍今酌量定期如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限一年半一周其餘俱一年一周即遇事故亦須三年之内歲考一次歲考兼科舉一次考過年終解卷赴部要見某月考過某府某州縣取

優等生員若干名儒童若干名以便稽查吏禮二部甄別疏內即明言某官在任幾年考過幾次某官在任幾月考過幾府一一據實上　聞即報陞候代或本官以事故離任而代署印務亦要照前法考校造報不得視爲傳舍多端推諉新官到任去科舉年分約有歲餘亦務以歲考兼科舉不得委郡縣選考以圖簡便但三年之內歲考科舉未及二次及違限不解試卷者定行參處

一入學學校爲儲材之地豈不欲兼收並蓄但一

切雜進冒濫可虞先年入學太狹矯者過闊寬之之路寬之說得行而縱之弊滋起校文止據一篇進取每踰百數蓋因歲考稀闊則取之不容不寬今旣申飭歲考之法則人材自無遺漏卽應酌量地方限以名數大府不過四十名大州縣不過三十名中者不得過二十名小者不得過十五名較之萬曆初年原行事例其數已增一倍此外不得復容濫進至於鄉場期迫會城收考儒童動以萬計不獨難防倩考之弊抑亦盛開請託之門以後儒童預行文各府州縣

一槩停止毋得跋涉滋擾

一冒籍人戸以籍爲定律有明條士子初進豈容詐冒有等競進之徒或因家中曾經事犯或利小縣人才短少夤緣囑託竄入虛甲指借遠宗易姓改名倖圖進取即有丁憂緣事情弊何從查覈法宜痛懲自後嚴行各府衛州縣但有冒籍儒童生員即行斥回原籍如有中式者在內科道官在外撫按官覈實題叅照依萬曆乙酉科事例冒籍者革去舉人發回原籍當差查有冒喪爲事在逃等情仍行依律治罪如祖父入

籍二十年以上墳墓田宅俱有的據本生聲音
相同同袍保結不扶並無違碍者乃許赴試如
有上納錦衣衛等衙門職銜者子弟不准妄開
京師籍貫以開僥倖之端

一祠祀名宦義在報功鄉賢義在崇德固以表揚
前哲亦以風勵後來必合士民公論方可入祀
若任有力子孫請託憑無行生員呈舉何以維
風振俗以後提學官將該學有司所舉遵奉
勑書慎加廉訪必其有大功於地方方謂之名
宦有全德於鄉閭方謂之鄉賢核實報部本部

再加評隲類奏請 旨定奪如推舉濫觴將制行有疵明悖公論者攙入郎將本官罰治仍將具呈生員爲首者行提學道黜退示懲其節孝鄉飲亦宜愼重不許舉及匪人以辱大典

一典試主司奉 命以往多士進退與生平名節所係不可不愼今後遇大比年除奉近例禮部禮科不差外本部先期於各衙門官員虛心廉訪擇其學行俱優者具疏上請 欽點之後各官即於次日啟行毋得遷延道路攜帶多人以滋奸弊塲中出題皆要冠冕正大不許割裂文

義仍須查照近日會場見行事例每場先一日主考官與各房考會齊内簾堂上將經書分段書籤公同拈掣如論語分爲十段掣其書其一段各房考即於本段内各擬二題通呈主考主考再加斟酌於内點用一道餘題俱準此例至於閱卷惟才是取仍以重經術正文體爲主毋得祟尚異說收録佛語如有生員沿習不悛者除不取外仍將原卷送提學官將本生黜革其場中閱卷房考分擬其差等主考總裁其去留三場各取優卷以叅校其短長各房互檢其落

卷以曲防其遺失毋得分彼此避嫌疑以致士有遺才房考有執迷自用者聽主考參處

一程式舉業之有程式猶射之有儀的然旣繫舉子之名必用舉子之文方是先年主司刻意求工盡出手裁以故題多預擬文多夙構致有漁漏之弊萬曆乙酉科禮官議探筴出題程式之文卽取墨義之優者稍加潤飾而刊之甚爲良規比年以來又多試官自創夫業奉 明詔用墨爲程而又更撰多篇別程於墨似非原題初意自後主考務遵 前旨頭場止用舉子原卷

内量有删潤不許過十分之五後場或有空疎
不妨量爲塡實亦須稍用其意毋得改攛失眞
反滋多事

一叅閱近例各省直硃墨卷解部本部及該科復
加檢閱法至密矣第主司之憐才多恕叅閱之
守法多嚴總之皆欲爲　國家羅眞才收實效
耳今後遇各省直解到原卷聽本部劄委司官
一二員秉公檢閱查其硃卷墨卷有無異同筆
跡字眼有無可疑完日逓送禮科覆閱如有蕪
唐繆悠决裂聖經背違　王制者量摘數卷叅

題以示懲創各省直俱一體參閱駁正不得獨
重一處但用佛老五句者停勒一科十句者停
勒兩科不許會試多者革黜主司房考一併罰
治
一關節 國家公典無如制舉明有 有鬼
神豈容賄緣以圖僥倖若其事果 二尺之
公法難逃萬一未真則一生之名 枉以後
部科各衙門查參當分別風聞寔 端風聞
者酌量議處實據者必鞫審贓 已依律處
治士子并過付人等比之別項 打點者尤

爲可惡立枷三月滿日問遣如有親識書辦家人指稱本官誆騙本官能自舉發則光明正直立意較然即與紀録以俟優處或士子有始爲棍徒所欺能自出首據實跡報官者特免本生之罪止於重處誆騙之人若隱忍不報事發一體枷號究遣至於文體險怪鑒别不精又當别論勿得摘取一二影響句字混入關節疏内反滋辯端

一禁匿名帖科場原是公典當否自有公論有等奸惡挾讐忌才於臨場之日或暗將匿名紙帖

揭於通衢或編就歌謠預先傳播萬一偶合公
然指爲左券是以 國家登明選公之典祇供
此輩含沙射影之謀允宜嚴懲兩京宜預行廠
衛衙門及五城御史嚴督兵馬司分坊密訪各
省巡按御史嚴督府衛州縣各巡捕官細行體
察獲有原造揭帖歌謠真正人犯本官紀錄各
役優賞本犯依律擬罪其匿名帖登時燒燬如
兵馬司及巡捕官各人派定分管地方通衢委
巷有粘掛片紙隻字見而不揭取燒燬聽其惑
衆者即罪坐派定分管之官定行重處

一刻書近日非聖叛道之書盛行有誤後學已奉
明旨一切邪說僞書盡行燒燬但與其焚其
既往不如愼其將來以後書坊刊刻書籍俱照
萬曆二十九年　明旨送提學官查閱果有裨
聖賢經傳者方許刊行如有敢倡異說違背經
傳及藉口著述創爲私史顚倒是非用洩私憤
者俱不許擅刻如有不送提學查閱徑自刻行
者撫按提學官及有司將賣書刊書人等嚴行
究治追板燒燬等因奉　聖旨俱依擬着實行

實學毋以浮文詭語爲奇，解卷到時該部刊據
此評論坊間私刻舉發重治。饒近來大府州
縣有十數年不經歲考漫無激勸提學官職掌
何事今後非科塲逼近不許槩委府縣官類考
以致孤寒積學之士無由上進違者以不職論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三十八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三十九

齊郡馮琦用韞著

奏疏

禮部稿

爲類奏災異疏
爲百載班行一旦隕越請乞 聖裁申明舊制以肅官常以存 國體疏
爲仰遵 明旨并乞申飭章疏體式以肅臣工以便 裁覽疏
爲抱病日深曠職已久懇乞 聖明俯容回籍

調理以延殘喘䟽

爲部務曠久懇乞　聖明亟補左侍郎員缺䟽

爲積病難痊曠官已久懇乞　天恩俯容回籍
以延殘喘䟽

爲患病已久部務多弛懇乞　聖明俯容回籍
調理以保餘生以免曠職䟽

爲備陳病臣情苦懇乞　聖明鑒憫放還䟽

爲病勢沉重痊可無期懇乞　聖恩早放生還
䟽

爲類奏災異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節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巡撫甘肅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三畏題據西寧兵備道副使李有實塘報內稱三月初四日據夜不收朱阿奴與守把歸德河橋夜不收田中報稱黃河水乾見底今經數日又據碾伯遊擊陳三奇及巴暖三川守備鄧紹芳報稱閏二月二十五日黃河水乾數丈半月未見源水流通又據該道副使李有實遊擊陳三奇守備鄧紹芳報稱

黄河自閏二月二十五日乾涸數丈至三月十九日晩水陡漲發將橋邊墩院房屋衝去又該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李時華題稱南澳於本年正月十八日寅時本澳地震有聲如雷自東北起往西南去旋地大震有聲以致居民惶惑等因具報臣會同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戴耀提督軍務兼巡撫福建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朱運昌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劉應龍會同前事又該欽天監監正徐浩題稱本年四月十五日丙午夜望月食又該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

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四科題稱據崖子
關于本年七月初四日未時在本臺根底起霹靂雷
火一塊進十八號臺擊碎旗杆一根本臺百總湯明
兒子在炕上擊死年方一十三歲又小孩子一名提
在臺外放下未死又該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
餉巡撫四川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王象乾題據守𡸁底指揮彭從德報稱萬曆三十
年五月二十三日未時忽然地震自東而來至北而
去大鳴如雷又本年五月二十三日申時地震自東
北方而來西南方而去至六月初一日戌時又震一

次聲如徵雷房屋俱動又該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劉
應龍題據福州府陰陽學於本年六月十八日辰時
初一刻地震三分二十一日卯時正四刻地震三分
各自東南而來西北而去興化府陰陽生康秉厚報
稱本月十八日寅時二十一日卯時各地震自東南
方起至西北方止又泉州府陰陽生林惟秀報稱本
月十八日卯時地震四分二十一日卯時地震三分
各由東北方而來西北方而去又該巡按福建監察
御史劉應龍題本年八月二十五日夜五更時候觀
見天上有一長星頭大紅色尾尖白色初時發響一

聲裂開中心紅兩邊白自東邊飛過西南方圈轉一
半未曾全圓後身彎能動將紅色星一箇圈圍一半
後來不動漸漸影去又據閭頭墩水隊兵田淮報稱
九月初十日一更觀見天上一星起自東南方初出
只一箇圓大似碗身色血紅燦爛霎時間變出共成
五箇作一堆各大似碗俱血紅色一最鮮明至二更
被雲遮掩又至三更尾只原一箇如初血紅色至四
更復分五箇血紅鮮明到五更總歸一箇大似米籮
血紅色至雞鳴又復碗大漫漫影去淮等一夜又該
南京內外守備部院科道等衙門司禮監太監等官

邢隆等題萬曆三十年十月初八日據　孝陵神宮
監掌印奉御潘時并　孝陵衛直月右僉書指揮王
尚德等各禀稱本日申時分據巡山官旗軍徐廕金
申之等報稱本陵山頂煙氣上冲少頃火起有神宮
監掌印奉御潘時并僉書左監丞等官常永等及
孝陵衛掌印指揮蕭大仁等東城兵馬江化鱗督同
旗軍火甲人等奔赴延燒去處救護當時撲熄周圍
約十餘丈許並未延及林木又該欽天監監正徐浩
題稱本年十月十六日甲辰夜望月食等因節奉
聖旨是禮部知道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謄續抄出到

部送司案候在卷又本年九月二十三夜都下喧傳
有星如雞蛋大青白色光照地後有大小流星數百
千枚四面紛紛交錯而行今照年終所據前項各處
奏報災異相應一併類題案呈到部臣等竊惟天地
間稍失其常者皆謂之異失常之甚令人日駭而心
怖則異之異也今歲奏報如黃河源竭星妖再見
孝陵起火等變皆前古所稀覯除臣等禮官奉職無
狀不勝震恐席藁待罪外惟是妖不自作皆由人興
今歲天變何以獨甚于往年臣請得而言其故天之
仁愛人主甚矣天不言示人以象蓋日夕冀人主一

悟悟而改也當其迷而未悟之先則其譴告者猶小
及其悟而不改之後則其譴告者常大何者迷而未
悟悟之日可待悟而不改則改之日難期也　皇上
爲天宗子呼吸常與天通邇者一二新政未合天心
而幸今年二月於　靜攝之中下省躬之諭罷礦稅
停燒造雪誣獄錄廢臣煌煌數語盎然春溫乃渙汗
復反屯膏未下　皇上有此美意天欲成之　皇上
有此美意而未竟天又欲儆之於是乎示之災異又
示之恠異河竭於秦星變於閩此猶在遠耳至于羣
星亂流爲邦畿萬衆所睹鐘山起火在根本發祥之

地此其譴告豈不深切著明哉凡災異之來人情未常不動色相誡久而漸安之又久而漸玩之則不但視天變爲常而視避殿減膳羣工修省之文亦常矣天下之患莫大於以異爲常往時羣臣數日不朝見爲異今數年不得一瞻望　翠華以爲常往時章疏一二留中爲異今大半不報以爲常往時或黜陪或另推爲異今京堂缺至二十人藩臬以下缺八十人經年不補以爲常採山之始中使與部郎金吾分道而馳爲異今開礦不已轉爲收稅餘鹽不已轉爲漏契變産不已轉爲捐貲珠池不已轉爲寶井無一地

而無中使以爲常往時採権使者害一命官爲異今遷謫不已而編民編民不已而係逮以死甚而　天潢苗裔亦被摧折無一人不被中使之害以爲常天下可驚可愕之事相率以爲習見習聞而往時常行之政令偶一舉行反視以爲曠典異數以常爲異以異爲常以此而求挽回天意消弭災變不亦難乎夫羣臣比肩事主彼此不能相諭而望精誠格于　君父此爲一難一體君臣近在交戟不能使其說一入而望窮簷下姓疾痛愁苦聞于萬里重閽之上此爲二難士氣銷矣民情欝矣盖亦大其聲以疾呼而不

能自達乃欲以人事符天意而上帝之疾威而求其
昭格此爲三難臣以爲堂廉之上元氣之始也咫尺
之地通則無所不通咫尺之地壅則無所不壅伏願
皇上以泰交一事爲弭災首務延見大臣脩明政
事罷言利之事不便于百姓者批答章奏明示羣臣
以意補缺官而程其功効仍諭羣臣同心憂國方當
時事艱難正如風濤舟楫安則同其福利危則共其
禍敗安得自分彼此安得自營身家　陛下收天下
之心以同憂用天下之才以共濟以此仰承天意轉
災爲祥在頃刻耳伏惟　聖明留意臣等曷勝懇祈

待命之至

爲百載班行一旦隕越請乞 聖裁申明舊制

以肅官常以存 國體疏

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文選司郎中倪斯蕙等奏前事又該浙江道御史何淳之等奏爲朝班原有定規部屬妄生異議懇乞 聖明俯賜申飭以肅官聯以尊 朝廷事俱奉 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又該南京湖廣道御史胡鶚奏爲正班次肅官聯以尊 朝廷以冀和衷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案查隆慶元年二月該

本部會同禮科都給事中辛自脩等看議得翰林院不拘品級叙於京堂之上科道官自為一等列於部屬之先今後常朝列班悉照此例其御殿大賀原有歷年習儀舊禮各宜遵行等因奉 穆宗皇帝聖旨是欽此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為照班次一節國初之制專準品級永樂以後兼隆侍從故典制諸書所載其詞往往可以旁引而互執而隆慶初年本部題准事理與萬曆初年常朝舊儀亦稍不同今日吏部司屬與各道御史至露章而爭臣等再三參酌查本部原疏科道自為一等列於部屬之先奉有

穆宗皇帝明旨炳然可據臣部原題如此今日更相違異則何以昭畫一自　皇上登極以來常朝班次四班先六科而吏部郎中等官接之五班先十三道而別部郎中等官接之三十年衆所共睹之舊規一旦昻彼以抑此又適當吏部四司空署之後則非偏亦偏非徇亦徇矣夫班次以近上爲尊亦以押班爲重諸臣所爭之事不大而事或因爭班而起葢有爭之端倪即有爭之流弊今各執一事理各據一舊章愈講而說彌不定愈爭而氣彌不平恐至偏執生成心公事成私隙臣等即欲以辯息辯徒益之爭耳臣

謹開具事理及舊疏舊儀以請于　皇上惟　皇上
一言決之盖　朝廷之禮當頒布自上而臣子守之
不當爭執自下而　朝廷狥之今日之議或遵隆慶
二年本部題准之事例或照萬曆初年習行之舊儀
斷自　皇上則羣臣俛首輸服無敢異同矣盖爭本
非盛世之事爭而失者有失之嫌爭而得者亦有爭
之跡若出自　宸斷則班在前者遵　君命也無爭
之跡矣班在後者亦遵　君命也無失之嫌矣從此
盡息爭端一以共濟國事爲主亦所以率諸臣以順
以讓以共適于師濟揖遜之路非但爲班次一事而

已

爲仰遵　明旨并乞申飭章疏體式以肅臣工

以便　裁覽疏

該內府抄出秦王誼漶奏爲懇乞　聖明廣推敦篤

榮及末品比　詔例以彰大典事奉　聖旨禮部知

道近來本章字畫太細不便觀覽且易作洗改等弊

着通行體式與各省直知會遵守如有參差的該科

叅奏欽此仰見　皇上總覽萬幾留神批閱除奏內

廠人秉梓等乞恩冠帶容臣等另議外謹查照嘉靖

八年奏准本式酌量字畫大小通行省直務令端楷

整齊便于省覽以彰　皇上同文之治然臣猶有請焉本章者臣子所以陳于　君父之前而輸忠效悃者也取其足以達　宸聰通下情巳耳歷代名臣奏議皆明白正大垂之至今乃比來諸臣建白往往有過于修飾過于冗長過于奇僻過于隱秘悄忿者臣等以爲皆宜禁如作字必依正韻不得閒寫古字如裁作財駭作駴之類用語必出經史不得引用子書及雜以小說俚語之類薦章但論其行能政業之實不得以海嶽風雲麟鳳金玉等語過于虛稱叅劾但指其貪鄙昏謬之實止用散文逐一開列不得以牽

合對偶文致人罪論人論事必須明顯不得有陰摘其人而隱其名姓及不直斥其人而微闡其事使互相疑貿而不可解者條陳利弊必須簡切不得有一事數語可了而反覆千言及數演款項絕類一篇策套者又如天下事非一家私事爭論是非必須公平不得有偏執成心而盛氣以求勝者蓋君臣之間貴于洞見底裏在下者披衷直陳則在上者一覽可决所關係于人心治體良非細故相應并行申飭恭候命下臣等通行兩京各衙門及在外撫按官遵守自後章疏如有仍踵前弊聽都察院及該科指名叅治

則不惟諸臣之奏議可還淳于前代而朝上而夕報
可行有裨于今日矣奉　聖旨是本章字畫着查嘉靖八年體式行還刊印頒示題奏文詞本以宣上德達下情各宜據事直陳豈得匿情浮誕駕虛失實非告君之體亦可使遠近臣民通曉遵守依擬嚴行申飭故違的指名參治

爲抱病日深曠職已久懇乞　聖明俯容回籍
調理以延殘喘䟽

臣以草茅下士蒙　皇上掄置館局備員講幄涓埃未有効又蒙　拔擢畀之典禮臣即捐糜此身不足報　恩厚豈敢言去豈忍言去顧臣於三月中偶感痰症虛火上炎日夜咳嗽飲食頓少精神漸消舊日

肌體瘦減十分之六屢經醫官吳海張鶴年等調治皆謂脾肺兩虛已成勞損非需之歲月難以望痊竊思三禮非臥治之官九列非養痾之所治病則曠官理事則增病萬不得已乃敢哀鳴　君父之前伏望
皇上憐臣貞病久病容臣回籍調理萬一得愈則自今日以往有生之年皆　皇上之賜也臣不任激切屏息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

為部務曠久懇乞　聖明亟補左侍郎員缺以
資經理疏

臣抱病寖尋肌體瘦削骨立如柴此舉　朝所共見

肴本月初六日具疏上聞未蒙　俞旨竊念臣部事體重繁目今　冊封在邇貢生雲集俱屬重典料臣之病既非旦夕所能平而右侍郎李廷機遠在數千里又非頃刻所能至若非亟補左侍郎員缺則經紀久虛部務日弛臣之心益不自安臣之病益有增劇而已伏乞　皇上俯查吏部會推官員速賜點用以理部事容臣犬馬之軀回籍調理臣雖在田野敢忘

皇上再生之賜曷勝哀懇隕越之至奉　聖旨該部侍郎貟缺着將原推寫來看卿有疾宜慎加調理稍可即出供職吏部知道

為積病難痊曠官已久懇乞　天恩俯容回籍

以延殘喘疏

頃該臣以抱病寖尋職業久曠再疏上請奉 聖旨該部侍郎員缺着將原推寫來看卿有疾宜慎加調理稍可即出供職吏部知道欽此臣感激 天恩多方調治當典禮繁重之時恨不蚤愈蚤出以圖少効涓埃之報不意調理再旬百藥無効精神日減肌肉日消痰嗽連綿夜不得寐迄今骨瘦如削面黃似蠟臣覽鏡顧影自歎自驚誠不自意强壯之年而一旦骨立形銷遽至于此夫以臣之年則宜事 陛下之日長以臣之病則憂事 陛下之日短兼之部務煩

多欲置而靜攝則瘝曠爲懼欲强而視事則困憊不支兩者交戰臣心益苦臣病益進萬不得已乃敢哀鳴　君父之前伏望　皇上念臣眞病久病別無假託容解部務就醫故里萬一狗馬之病漸有起色與黃童白叟共祝　萬年之壽未報之　恩當圖銜結于異世耳臣無任伏枕瞻望懇祈之至

爲患病已久部務多弛懇乞　聖明俯容回籍調理以保餘生以免曠職疏

臣頃以眞病眞情兩疏上請未蒙　俞旨臣抱病沉綿既不能勉强即出待　命跼蹐又不敢急迫遽奏

多方調理今半月有餘而病勢日增元氣日減咳嗽晝夜不止白吐稠痰升餘日用飲食不爲肌膚盡化而爲痰涎以致身益瘦削面益痿黄近復聲啞氣促行步無力此滿朝臣工所共知共見臣不敢有一字之欺也臣部中自尚書范謙病故之後經年而余繼登代之繼登到任半年臥病一年而故又經年而臣蒙　聖恩叨繼其任不意臣之病體今又危劇如此然彼時猶有左右侍郎可以管理今臣既臥病而左侍郎懸缺未補右侍郎告病未來一堂之上空虛無人人情自然懈怠事體自然廢弛臣不足惜因臣之

病而至誤　朝廷一部之事則臣雖在牀蓐困頓之
中又安能一息安也伏願　皇上憐徹臣久病難以
遽痊部務久廢難以再曠容臣回籍調理別選耆碩
早代是任則典禮可無瘝官臣得專心醫藥長林豐
草之中皆臣祝　壽銜恩之日也奉　聖旨卿有疾宜慎加
攝衛安心靜養痊可即出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爲備陳病臣情苦懇乞　聖明鑒憫放還以延
殘喘疏

臣頃奏爲患病已久部務多弛懇乞　聖明俯容回
籍調理以保餘生以免曠職事奉　聖旨卿有疾宜

慎加攝衛安心靜養痊可即出供職不准辭吏部知
道欽此臣莊誦　恩旨感極流涕念臣自為禮部右
侍郎臣父病重上書請急荷蒙　俞旨即日放臣又
推講幄恩給臣父母　誥命臣五日抵家猶及侍臣
父三日臣父猶及生被封典臣父子相見生死永別
感激　聖恩此時此情即剖心刎頸豈敢有愛及蒙
召佐銓部即時就道以為　皇上既體臣之情而
放歸臣安敢不急　君之召而即出若得隨分盡職
隨事盡心庶幾少效涓埃以代先臣報答不意葵藿
之悃未申而蒲柳之姿已瘁臣之病蓋傷損虛勞之

症也自去歲與聞大計旋奉典試之　命出闈而臣已患消渴肌體瘦削矣經秋稍蘇至今春而前症復發加以勞嗽而臣病遂增劇矣即今氣血兩耗醫藥無功形容枯槁顏色憔悴對鏡顧影自危自驚旣不能酬　君父優禮講官施及其父之意又不能踐先臣垂死教忠報効　君父之言每一上章踟蹰累日然而不能自止者病至萬分難支而情出萬分不得已也夫人臣無病而欲偷安者欺也有病而隱忍不言以至曠官誤事者亦欺也臣病根已經歲月萬無旦夕可愈之理伏望　皇上憐臣眞病眞情放臣早

歸田里臣即愈也終身一飯不敢忘　聖主即不幸
而從先臣地下亦當永矢銜結效犬馬於異世臣不
勝眞切懇惻仰望之至奉　聖旨覽奏情詞懇切但典禮重寄倚藉方
殷卿宜倍藥慎攝痊可即出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為病勢沉重痊可無期懇乞　聖恩早放生還

疏

臣頃奏為備陳病臣情苦懇乞　聖明鑒憫放還以
延殘喘事奉　聖旨覽奏情詞懇切但典禮重寄倚
藉方殷卿宜倍藥慎攝痊可即出供職不准辭吏部
知道欽此仰惟　聖慈高厚業已體臣之情而仍惜

臣之去訓以倍藥慎攝此眞　天地之造父母之心也臣感荷　恩眷涕泗橫集念臣伏枕自春徂秋初尚一面調理一面供職至于症漸危迫乃始具疏陳情然醫未嘗一日離門藥未嘗一日去口以爲萬有一甦猶不敢恝然於　恩旨之惓惓也乃今　天語益温臣病轉篤始而肉消今且骨立矣始而唾痰今且帶血矣聲啞喉乾神傷形憊多醫罔效顧影自悲一息雖存生意垂盡即　主上念典禮之重令臣暫肩印務顧當此呼吸存亡狗馬何由自効一身非有百慮俱灰獨餘一念未斷之私緣臣尚有衰齡老母

隨任邸中臣以隻身承顏朝夕今母憐子病雙淚欲枯子慮母衰五內如割母子相依爲命則安危不問而同若非今日勉侍還鄉恐臣一旦溘先朝露將使忠孝兩虧　君親並負臣雖銷殞私憾何窮此臣所爲柴骨支牀控誠瀝血不得不乞身於　皇上者也

伏望　皇上仁覆如天惠然惻容臣回籍調理臣得扶病護母與生入里門瞻望故土如或弛負擔而勞瘁稍舒辭榮祿而災殃漸減從危獲起頂踵仍全實惟　皇上再生之賜臣激切仰控無任延頸悚息待　命之至

北海集卷三十九

馮琢菴先生北海集卷四十

齊郡馮琦用韞著

奏疏

禮部稿

爲病深情迫七懇　天恩矜允放歸疏

爲久病難痊懇乞　聖明恩斷早賜生還疏

爲待　命甚久病勢轉深九懇　天恩早放生還以全殘喘疏

爲病危情苦十懇　天恩垂憫放歸以保殘喘疏

爲病勢愈久愈深調治百方無效十一懇恩早
賜生還疏

爲患病日久十二懇　天恩早放生還并乞黜
用部貳以綜典禮疏

爲病深時久情迫詞窮十三懇　恩早放生還疏

爲病勢濡沉恐誤典禮十四懇　恩憐閔苦情疏

爲病勢危篤苦情可憐十五懇　恩速放生還
疏

爲病危職廢情苦詞窮懇乞　天恩別簡大臣
管理部務　賜臣生還以延殘喘疏

爲病勢十分危篤母子二命相連懇乞　聖慈

憐憫拯救疏

爲病危戀　主恭進微言懇乞　聖明省覽大

修德政以慰輿情以補未報　深恩疏

爲病深情迫七懇　天恩矜允放歸疏

先該臣奏爲病勢沉重痊可無期懇乞　聖恩早放生還事候　命月餘未蒙　俞旨仰窺　聖恩深厚不即棄捐臣獨何心固於求去但臣久患虛損漸成勞疾自四月迄今咳嗽日增肌膚日減奄奄僵臥旦夕憂惶方思具疏再請適當　聖節屆期普天稱慶臣欲起屢仆恨不能與於　闕廷舞蹈之末方用跼蹐何敢遽言其私今慶典既畢臣乃始敢以情上懇臣禮官也臣既臥病左右堂虛無人日日曠官事事遣代臣一息尚在寧能自安臣見醫書勞嗽肉脫

者難治臣之嗽亦已久矣肌肉銷鑠亦已甚矣臣如得生則再生也非　皇上憐而放臣臣得盡謝世事一意調治豈敢復有生全之望夫生臣者父母也能使臣再生者　皇上也是用瀝血陳於　君父之前伏乞　皇上念臣眞病久病十分難支俯容回籍調理臣如未塡溝壑惟母子日夜祝　天世圖銜結耳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爲久病難痊懇乞　聖明恩斷早賜生還疏

臣病五月餘矣瘦削危困之狀滿朝大小臣工無不知之七上章乞歸而　上未忍棄臣也臣竊自念負

痾況重既不能旦夕望痊待　命趦趄又不敢急遽
上　請靜聽半月前症彌深緣臣病始於勞心因而
傷脾傷肺今雖在告而身綰部章名列朝籍豈能事
事無所用心稍運心思便覺勞瘁故雖醫不離門藥
不離口僅能支撐目前而肌體之銷鑠顏色之憔悴
絲毫無減於舊臣此時此病稍退則望生稍進則憂
死正如秋深敗葉津液先枯一經風霜輒虞隕落臣
有　恩未報有母在堂若令溝壑先填將使忠孝兩
負煢煢衰母誰爲侍養左右之人耿耿孤悰永無報
荅　朝廷之日此臣所以撫七尺而自憐千　九閽

而上控者也臣事 皇上頗久蒙 恩遇最深一念未酬寧忍自棄然而至於此者臣之病臣之命耳伏望 皇上垂察俯容回籍倘或尚及調治得保餘年則全臣之命視用臣之身者 德恩更倍臣雖沒齒敢忘銜結臣無任懇切待 命之至

爲待 命甚久病勢轉深九懇 天恩早放生還以全殘喘疏

自臣患病綿歷三時百方調治訖無寸效瀝情控血 天聽彌高犬馬微悰未蒙矜察仰稔 聖心知臣用臣不輕棄臣臣若尚可支持寧忍固執求去顧臣

脾肺交病形神兩傷久嗽成勞日見沉頓臣亦知
厚恩不可以不報而力難從心　宸聰不可以屢
瀆而勢難久待今臣之肉已銷矣臣之神已耗矣臣
之詞已竭矣臣之情已亟矣臣之病狀去未必生而
去猶有可生之理臣之曠廢留亦何用而留終爲難
保之人　皇上與其留臣而徒增曠職之尤孰若放
臣而予以可生之路伏乞　聖慈俯賜矜允容臣回
籍調理則　朝廷再生之賜微臣百生之幸也臣無
任激切待　命之至
　爲病危情苦十懇　天恩垂憫放歸以保殘喘

疏

臣以久病乞骸未蒙　矜允待　命枕上以日爲年伏念臣部自尚書余繼登抱病經年又缺官經年而臣得承乏其後方數月而病病痰病嗽又適與繼登相似不入部署又半年矣從來部中空虛無人諸事廢弛未有如今日之甚且久者臣欲強起經理而疾勢沉重不能自持欲堅臥調理而部務殷繁豈宜久曠因久病而曠官因曠官而增病臣非敢自惜也國有六職因臣而廢其一臣即臥病何以自寧夫人痛則呼天病則呼父母　皇上之尊天也臣子視之則

父毋也臣呼籲乞身之章凡九上矣臣叨列詞林二
十五年供事　講幄十年臣雖不肖託在近臣病篤
情危一旦至此譬如依人鳥雀垂死哀鳴　皇上至
仁至慈寧無矜惻惟　皇上批發臣奏俾得回籍調
理庶幾無職業曠廢之憂就故鄉水土之便臣若幸
而得愈實惟　皇上再生之賜臣情竭詞窮不勝仰
望懇祈之至
為病勢愈久愈深調治百方無效十一懇恩早
賜生還疏
臣自夏初杜門抱病八月於此矣上章請告屢蒙

恩留仰稔　聖明未忍捐棄臣多方調治萬一得痊臣尚可以無去也乃病至今日有不能再延者夫長至者天地剝復之會也故醫家診病每視冬至增減之症爲入春輕重之徵臣數月來飲食減少明係脾土虧損當此時而脾氣不復將來春木侵之必益虧矣臣數月來肌肉消瘦明係相火熏爍當此時而水不能制將來春木佐之必益熾矣就令臣今日得蒙

恩賜歸解組釋負以從事於靜攝猶恐無及而況可再一日緩乎夫臣禮官也　郊祀大禮而不能與俎豆之役長至大慶而不能隨拜祝之班雖恭禱之

上能一息寧乎伏惟　明主之恩不可勝量顧臣之病勢實是沉重辭榮養靜未必其生歸事當官徒速其斃與其使臣在京邸而死孰若使臣就田里而生

主恩自厚臣命自薄臣之求去非得已也伏望

皇上察臣危亟之勢憐臣哀切之情俯俞臣請慨然放還使臣得及此時以養微陽萬一再生有機則自今不死之日皆　皇上所賜之年也奉　聖旨卿典禮寅清朕所眷倚既疾未瘳宜從容調攝俟稍痊可即出供職愼勿再辭吏部知道

爲患病日久十二懇　天恩早放生還并乞點用部貳以綜典禮疏

臣力疾十一疏乞歸奉 聖旨卿與禮寅清朕所眷
倚既疾未瘳宜從容調攝俟稍痊可即出供職愼勿
再辭吏部知道欽此夫臣之病已深而求去已亟矣
而 皇上猶不忍令臣即去諭以從容調攝 天地
父母之恩非臣殞首所能上報顧臣卧病太久痊可
無期已瘁之精神難以驟復已銷之肌肉難以驟生
生死關情俯仰係念臣惟一母母又垂老母惟一子
子又垂危此臣急迫之眞情諒亦 聖明所憫惻也
且臣之此時爲身謀則有憂生之嗟爲國謀則有曠
職之懼本部侍郎二員左者未補右者未到獨臣以

一身臥理病憊難支夫使臣拮据部務則不能靜攝
使臣一意靜攝又不免廢事是臣身與部事益交相
病也萬不得已乃敢哀控　君父之前伏乞　皇上
容臣回籍調治或先聽臣暫解部事將臣部印信別
委大臣一員管理仍將左侍郎員缺速賜點用庶幾
餘生或猶可起而部務不致久瘝矣

爲病深時久情迫詞窮十三懇　恩早放生還
疏

臣於前月奏爲病勢愈久愈深調治百方無效十一
懇恩早賜生還事奉　聖旨卿典禮寅清朕所眷倚

既疾未瘳宜從容調攝俟稍痊可卽出供職愼勿再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伏誦　天語不勝媿念臣抱病九月有餘陳　請之疏亦已十二次矣臣今年四十有五蒙　皇上拔擢至正卿涉濱寒土初望豈敢及此前時臣父病亟蒙　皇上體恤遄命臣歸臨危相見又推講幄恩　賜封晹邮臣每念此未嘗不中夜伏枕而泣也若臣尚可支持不思報效不病稱病欲自偷安無論　皇上不可欺本心不忍欺卽　皇天在上寧容此不忠不信忘恩負德之臣哉臣閱醫書勞瘦而肉脫者難治臣之體比舊已減十之七矣久

嗽而聲啞者難治臣啞而小愈愈而復啞者又一月
餘矣秋冬間尚賴藥餌以活耳屈指春陽木氣將旺
脾土受尅脾氣不能勝藥力則何所恃而自存乎夫
臣所藉以報　主者此身耳若先無此身將何致身
從前　異數隆恩無由報答卽稱銜環結草亦是渺
茫此所爲顧影自悲仰　天上控者也臣有寡母已
迫衰齡頃在家鄉驚聞虛信千里宵征涉霜雪而視
臣於京邸臣母子相抱痛哭兒之不孝使母劬勞如
此母則謂臣途中但望見汝了不知寒也顧別幾月
而汝遂瘦削幾不可識認乎臣病勢如此情事如此

一字不敢欺謾伏望　皇上念臣生死未決之危症憐臣母子相依之至情早放臣歸俾之一意靜攝但此身得全異日或有可以報　上恩者而非所敢必也奉　聖旨卿疾未平宜安心靜攝以俟疾復如何又有此奏還遵屢旨在任調理毋得固辭吏部知道

爲病勢深沉恐誤典禮十四懇　恩憐憫苦情疏

臣於本月初四日奏爲病深時久情迫詞窮十三懇恩早放生還事奉　聖旨卿疾未平宜安心靜攝以俟疾復如何又有此奏還遵屢旨在任調理毋得固

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感泣病殘微軀致厪 聖
眷自當安心調理豈敢復有塵瀆乃臣心有萬不能
安者不敢不明陳 君父之前臣自患病以來日甚
一日肌肉盡消嗽不絕聲痰不絕嘔肺氣已竭脾氣
已傷九月臥牀百方無效日者 福王婚禮選吉騶
閭 天語傳宣臣病未及死敢不趨 命匍匐至長
安門顛仆不支司官代臣接捧 勑旨宣召中使在
朝臣工衆目所見咸訝臣一病至此夫莫重於 君
命禮有不俟屨車者而臣中途自廢力不能支臣心
何以自安元旦在邇百辟朝 天而臣咫尺 闕庭

方當僵臥不能從諸臣一效舞蹈祝頌之私臣心又
何以自安且　福王婚禮有日矣禮官宜有執事而
左侍郎尚缺右侍郎未來獨臣一人尚綰部綬今臣
病經一載瘦削如此豈敢於兩月之內遽望痊安若
於此時不能强起部中又別無官豈不有誤　朝廷
之事則臣之罪益大而臣之心益不安矣伏乞　皇
上念臣眞病眞情並無一字虛假俯容臣回籍調
治早選賢能以襄典禮則於　國事旣濟臣命得延
臣犬馬何足道或不孤　聖明二十餘年作養微臣
之至意耳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爲病勢危篤苦情可憐十五懇　恩速放生還

疏

臣自患病經年猶扶掖視部中文書昨正月二十四日僉押忽然一陣痰暈筆落於地尚不自覺已而稍蘇乃始自驚而自憐也臣自入春以來痰嗽日增元氣日損飲食日少奄奄待盡喉啞不能出言手顫不能書字觀臣之面猶三分似人也解衣而觀其體尫羸憔悴已全不似人形矣先生常理何足深惜獨念堂上慈母將近七旬抱中稚子未及五歲俯仰如此愁苦可知伏願　皇上憐而放臣臣歸而萬一得愈

猶是　陛下之草莽臣也不幸而死死於故鄉亦戴
陛下之恩不朽臣病危神亂不知所云

爲病危職廢情苦詞窮懇乞　天恩別簡大臣
管理部務　賜臣生還以延殘喘疏

臣自入春以來瘦弱日甚聲日啞痰日稠飲食日減
神思憒亂動須人扶臣之病懼加於春而今果加矣
見者皆駭而醫者卻步矣臣不能視部事僉押用印
者二十餘日矣　皇上未忍遽聽臣歸不知臣今不
憂不得歸而憂不及歸也伏乞　別簡大臣一員代
署部事仍許臣回籍調理則　皇上始終恩遇臣生

死俱當不朽臣伏枕陳情不勝迫切惟　皇上[illegible]
之
為病勢十分危篤母子二命相連懇乞　聖慈
憐憫拯救疏
臣自患病以來請告疏至十六矣　皇上未忍放臣
蓋猶謂臣病尚可生耳臣病半月以來十分沉重蓋
因勞瘵之病虛弱羸瘦肌肉消盡氣血耗盡臣之在
世捱日而已臣母年近七旬因愁成病若臣有不保
臣母何以自存懇乞　聖恩早放臣歸臣及生前與
母還鄉臣即不起尚免臣母煢苦異鄉或致不測也

爲病危戀　主恭進微言懇乞　聖明省覽大
修德政以慰輿情以補未報　深恩疏
臣自患病忽逾一載生平受　恩隆重無可仰酬今
病且篤矣古大臣當有遺疏而臣已昏瞶一字未成
謹取臣病中未上疏補綴上之仰惟　皇上在位三
十一載矣自古帝王即有享國長久未有歷三十餘
年而方春秋鼎盛際中天之運如　皇上者也主勢
尊國勢强中外無隙東征西討神武赫然五子同日
受冊同日加冠麟趾螽斯之盛皆前代所未有天既
尊　陛下爲中國之一人又福　陛下爲千古之一

帝　陛下永念此意何以報答歷考古帝王臨御既
久或以治久而生釁或以將亂而生悔歷年既多則
大亂大治生焉臣願　陛下穆然自省所行盡是耶
則三十餘年者固　陛下持盈保泰之時所行未盡
是耶則三十餘年者亦　陛下回心轉意之時當此
壯盛之年正是理亂之介若不將大小政務整頓一
番中外人心收拾一番日復一日盛年漸往蠱壞益
深卽欲挽不反之勢於倦勤之餘亦無及矣　陛下
天質英明神謨周到但未必盡用之任人行政吃緊
當用之處故朝政猶未肅吏治猶未清君臣上下之

交猶未孚而天下人心未盡欣頌耳　陛下試自省
高明英斷比之前代喆王何人不如若問政事民情
可方何代臣願　陛下奮其英畧卓然以整齊天下
爲事以副　上天篤厚寵綏之意請畧言其槩夫朝
政未肅者病在人情之惰臣比見人心怠玩綱紀陵
夷令多稽緩事多廢閣彼此喜相仗上下不相貫議
少成效人無固心即如　皇上批荅間有不時或欲
愼重以示不輕或欲操縱以示不測羣臣不曉此意
直謂可緩可急可作可置　朝廷緩之誰肯急之朝
廷置之誰肯爲之葢政事是朝廷政事若朝廷不着

緊毅然主張於上則任事者近於招權執法者易於招怨相率偷安尋隙自便遇一事則曰我非不欲爲也未得　旨耳建一言則曰夫業已言之矣如　留中不報何如此則是與臣子以藉口塞責之地而廢弛之名反使　朝廷當之臣以爲天下之事寧使　朝廷責成臣子無使臣子催請　君父疏上必報明示可否疏下即覆題立期程　朝廷躬爲精勤以率先羣下勿更　留中以滋弊端則所以振天下之情而歸之整肅者也吏治未清者病在士風之貪夫人情所趨者利也欲利而不敢取者畏法也懸法而

不能使不犯有人執法而莫敢不肅者畏官也故州縣治民郡轄州縣總以司道爲之紀綱大約一司道所管有司常不止十人司道有人則十人皆奉法矣伏見此時司道之缺不下五六十人而其他以公事馳驅及陞遷未任者不在此數則是司道之缺者常近百而有司之無所束者常近千況藩臬既苦於無人而郡守半幾於空署有司既無人管領無人查考廉者不勸貪者不懼非卓然自立者則相率而乘時漁獵耳　陛下但知愼重爵秩予奪自由豈知一官缺而一官之法廢一官之法廢而十官者皆無所禀

畏矣臣以爲宜速補天下兩司及郡守員鈌仍諭以檢察所屬期共澄清要於三年之後計所釐正幾何激揚幾何以爲黜陟則所以革吏治之貪而歸之澄清者也君臣上下之睽者病在形跡之疑夫事有所不行者疑其事也人有所不用者疑其人也 皇上明睿原出羣臣之上羣臣忠邪不一豈謂盡無可疑

皇上所疑委亦有時而中有疑而中則遂以疑爲常始因一端漸及衆事始而疑端在事既而疑根在心今合在廷之臣舉措稱 上意者幾人一歲之中

上所黜用卿貳大臣幾人羣臣處見疑之勢巧者

益自彌縫以蓋其所知潔者遠避嫌疑趦趄而不敢
前誰肯挺身以任、朝廷之事若　君父推心任人
有缺卽補以官有官卽責以事羣臣無所顧忌展布
四體以幹王事縱使才有長短其意常欲向前夫使
人人盡心人人盡力　國家之利孰大於此唐德宗
時猜疑羣臣人情消沮及遇患難無人可託乃知天
下人才用之卽有不用卽無信之卽無人可疑之
則無人可信臣請　陛下明詔羣臣從前上下相激
以致不能無疑一體君臣有何嫌忌自今以往當復
坦然用舍因廷論之是非賞罰付已成之功罪羣臣

亦各洗心滌慮精白事　君有事寧直陳有過寧引咎不得欺隱回護以開疑端亦不得彼此猜嫌致成傾軋周防盡撤表裏洞開則所以釋上下之疑而成泰交者也其要莫急於收人心大凡人情既有所溺人言原自難奪惟　英明之　主自知而自斷之耳以

皇上之英察平日於人之賢否政之得失天下人所未知者　皇上知之豈以今日小人聚歛之禍小民愁苦思亂之情天下人皆知之而　皇上反有不知者乎百姓是　朝廷赤子假令朝廷取財猶闗痛癢猶加斟酌今一槩委之中使中使聽之叅隨此輩

於民有何情分畏何法度但有一分可取之隙有不盡充囊槖而更留與百姓者乎百方取財若總歸於百姓萬人得利怨總歸於　朝廷當此時而尚有咨怨況於千萬世而下誰肯諒　皇上此心者夫前代之易亂也其前王功德淺後王福力薄也今取民數年而亂未形者　高皇帝之功德大　皇上之福力厚也如人當壯年起居失節漫不經意及至遲暮百病相乘總有良醫不可救藥古之治者藉民心以不亂亂者藉民心以復興　陛下柰何以二百年固結之民心而一旦令其渙散至此乎古稱成湯改過不

咎非是聖人無過惟聖人乃能改過耳漢武帝垂老而悔唐德宗經亂而悔若不老不亂而悔者千古更有何人古惟成湯今惟望之　皇上耳　皇上以聖主當盛年一日不悔即漢唐一日悔即堯舜臣非敢爲妄說也前代欲爲堯舜者在積累其所不足　陛下欲爲堯舜者在充治其所有餘以臣前所陳者惟君臣上下之孚稍需歲月耳章奏可一日發缺官可一日補百姓所不便者可一日罷也　陛下奈何憚一日之發憤不以成一世之業立萬世之名乎臣自入春痌瘝旬日以來不可復起思戀　聖主伏枕强

書纔及數語便已困憊卽復置之置之而中心不能自已蓋十日始成此疏其語無足採而其情有足憐者臣言止矣臣終無報國之日矣惟 聖明留意省覽臣不勝咽嗚感戀仰望之至

爲遇災思咎自陳不職懇乞 聖明俯賜罷黜以答天譴疏 官侍郎時上

臣本海濱賤士才質無取謬蒙 恩渥掄置館局又得從講臣之後以史鑑進講館當陳古今得失善敗以備法誡而臣濫竽八年尚未一望屬車之清塵故事撰講義又拘滯無所發明竟不能有涓塵微露

禆益山海報答天地臣甚自愧往歲復承 簡擢贊佐三禮官序益進尸素如故比者法官焚燬 聖躬震驚古者以人事配五行在禮爲火禮失其官謫見於天故有欝攸之災以戒不治臣寔佐典禮臣何所逃罪夫爲講臣無益於主德爲禮臣無益於國典當

聖主警惕勵精之月綜覈庶事澄汰百職宜莫先於臣伏望 皇上將臣即賜罷黜別選良臣以佐邦禮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四十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四十一

齊郡馮琦用韞著

議

東省防倭議與邢總督
序俸議萬曆二十八年在銓部
撤兵議萬曆二十八年銓部
申飭計典議萬曆二十八年
礦稅議萬曆二十八年
河工錢糧議多缺偶檢出殘帖中姑存之

東省防倭議 與邢總督

防倭猶防黃河也夫虜患如海雖復滉瀁須洞與天無際然潮汐有所屆而止河則奔突橫溢遷徙無常可使平陸為河可使河為平陸當其衝決不知所向亦不知所止今倭患有能知其所向與所止者乎倭所向非遼左則天津非天津則登萊愚以為犯遼左則難入也犯天津暫擾而易定犯登萊則易入且難定中國之禍未有已也遼左皆軍衛又歲當虜城有可守野無可掠今四方有事皆調遼左兵彼所入即我精兵處無論能戰守必有餘我能自堅彼將坐困

故曰犯遼左難入天津　幾輔重地爲國咽喉一有緩急遠邇大震然進可攻可掠而退無巢穴以自守各邊之兵遠者十日近者五日一呼立集平原曠野以騎蹙步萬矢齊發我用其長使無所據一戰而勝立可芟夷故曰犯天津暫擾而易定倭水戰不及南兵者舟不如也陸戰不及邊兵者騎不如也若出於無水兵無邊兵之處彼擣其一虛而我違其兩長腹裏州縣城既不堅人無固志郡城自守不足安能救人各城披靡則郡城亦難孤立北震邦　畿西梗運道遊兵雜沓道路不通須我南北兵集彼已自立窟

穴我反勞彼反逸我反爲客彼反爲主我反致於人彼反致人故曰犯登萊則易入且難定也請畧陳三郡之形勢齊之所以稱四塞者何也東面海西南面山也惟正北一面綰轂其口北自牛山南至穆陵萬山綿亘二百里不絶山勢西起泰山南接蒙山鈎連至郡城北始盡故青州者海山之間一大都會也登萊負海險在郡東青州負山險在郡西山東海面二千七百里處處可登出於登則萊不能救出於萊則登不能救南而諸城日照北而樂安壽光則直出於青之境內而反抄登萊之後蓋登萊可捍外不可衛

內若外控登萊內護省直扼山海而居其會則惟青
州爲重凡用兵必先積餉積餉必先求頓餉之處夫
有重餉無堅城非吾餉也有堅城無重兵非吾城也
有重兵無厚餉非吾兵也兼此三者則可以爲重鎮
矣青州因山勢爲城可據以守其人輕悍好鬭可訓
以戰若結以恩惠授以紀律則皆可使爲兵內憑百
雉外阻羣山强者乘城弱者入山以避難不至盡委
以資敵壁可堅野可清亦惟青州爲然故莫若建青
州爲重鎮厚增陴廣積餉多屯兵以據登萊之項背
互相聲援互相灌輸而內於中原添一重保障竊以

爲於計便倭入朝鮮且戰且前守如處女忽如脫兎此非進掠之兵而據地之兵非浪戰之兵而有前後着之兵也有如彼知我空中國兵赴遼左而潛以水軍乘風渡海處處無備登萊兩郡城不可知其他州縣望風瓦解必將望名城以爲歸青素無蓄積一年耕不足一年之用若使閉城坐食加以四方避亂之衆不出一月立困矣青州之民勇私鬭怯公戰平居皆鮮衣怒馬六博蹋踘遊食惡少比肩接踵無事尚且思亂一旦有事乘機肆掠乘機報讐緩之則不減於倭急之則潛應倭今倭在大海外而亟不逞之徒談

之已津津有喜色故青之城必可守而必難守者人心然也倭至登萊我失大海之險一矣至青州我失羣山之險二矣過此以往更無險阻我無地不可憂而彼反可戰可守可進可退外倚海爲門戶西包河山以自固而以北向一面與中國爭衡我卽以信臣精卒帶甲十萬臨之未易歲月定也竊臆計之倭越大海載糗糒器具以來跣足登岸負米而馳多不過齎一月食而因粮於我海邊空闊人烟稀少加以逃避鳥驚獸散彼卽搶掠能得幾何我誠以重兵居要地阻羣山以扼之淸野固壘以老之宜有可勝之理

故青州守則我東面以扼倭青州不守則倭北面以扼我然則青州者天下大勝大敗之機也就我 畿輔論則天津急於登萊就彼盤踞論則登萊便於天津就彼進犯論則登萊急於青州就我控扼論則青州重於登萊山東六郡青州城堅固第一民勇力第一地險要第一而民窮財盡人人思亂喜亂亦第一然則建青州爲重鎭一定不易之策也建鎭必先議兵議餉議將以恩收民心而以法持之謹列其事於左以俟籌 國者采焉其最要當先定南北兵將水陸所宜水戰宜用南兵陸戰宜用邊兵然客兵不可

多得不可久恃終當訓練土兵第以彼爲師習其技能耳今海上水兵二三千人而邊兵無一人邊將無一人豈以海上數舟便可恃爲長城耶今人皆謂南兵習倭夫南人不見倭巳三十年當時壯夫今皆巳老此時所募精壯乃是當時未生之人其習倭事恐與北人無大相遠而風氣終不如西北邊之勁海濱用之可耳至於城守陸戰而亦用南將南兵恐非完策郡城宜設叅將一員誌城樂安宜設守備二員皆擇邊將威望素著者坐名　上請隨帶家丁叅將二百人守備一百人各給雙粮稍從優厚一遇有事外

可仗其勇敢以當軍鋒內可藉爲牙兵以鎮內亂無
事卽以其技藝教練土兵海上水兵增至一萬以南
兵教之陸兵每郡增至五千以邊兵教之至於本省
班軍赴京邊做工先該中丞鄭公奏留海上防守部
覆以海氛未急未見允行今當盡數留用譬如人家
有盜合使藏獲在門庭防禦而反令從容灑掃緩急
失宜且方借兵於各處而本處之兵乃令遠赴供役
恐非計也其次當定海上戰守功罪格及鄉民自保
之計比見部議賞格備矣然詳於戰而未及守今宜
先定至海上守城之令倭至城下守城者守三日當

小捷六日當中捷十日當大捷文武官破格超擢賞延於世士民量其時日以爲蠲免分數海防撫臣先閱定某城堅瑕可守幾時如在限外失陷者稍薄其罪限內者以軍法從事各處修城宜圖實效不得粉飾目前守城與修城員役同論功罪行賞罰守城居十之七修城居十之三鄉居之民每鄉立約長擇一鄉有才識者充之先將近地避兵之處相度停妥一聞海上烽舉聲勢逼近約長率百姓近城者入城近山者入山裹粮自隨不能携帶者緩卽先行窖藏急則卽時焚毁寧棄溝壑必無以粮資敵寧竄山谷必

無以民資敵也我之於倭兵力十不當一器械十不當一奮勇直前死不反踵百不當一惟有以城相拒以粮相敝或可冀耳其次當奏留東三府錢糧一半運糧赴朝鮮接濟一半留海上修戰守之具如山陜二省錢糧皆留備邊近日畿内諸郡亦皆留之量加鴻臚武職虛銜罷閒士夫得復職閒住致仕及量增服色品級徒流以下皆以本色贖罪以此類推廣必有應者富足之家有預納錢粮者一年至二年量減一分三年減二分多者照年數多寡酌量遞減亦濟急用之一策其次當令沿海地方民間得以本色上

納錢粮民以糧易錢以錢易銀由縣輸郡郡輸省省輸京師輪輸之費已三矣一旦有事又從藩司發銀到府到縣糴買無論徒勞牛馬徒費民力收之納糧之時價省而得粮多收之糴粮之時價費而得粮少又往返費時日則何若即收本色而貯之倉夫納本色民所甚便也若充軍餉亦以本色折色相兼支給軍亦稱便此則民不必貿粟納粮官不必發銀糴穀上下往返所省必多又本省之粮已發海運今秋穀豆所收又薄明春之民必多枵腹今宜設法召商買近地之粮以自補非但備倭兼亦備饑預圖則省臨

用則難豈登萊之患獨緩於天津而備倭之費反輕於備虜耶如備零星之寇但可累積纖微補苴罅漏如備大舉非多兵多餉不可譬如富家興作有財則可使路人化爲僮奴悍僕化爲恭順若其無財一步亦難今日之事不來則零竊亦無一來則兵端不小排山倒海其勢難支捧漏沃焦爲時已晚所當亟爲

題

請者也不足則請發戶工二部見行事例空劄數百送海防衙門看何處緊急派發該衙門令民間得以本色折色相兼上納如某處須本色急則獨收本色用折色急則獨收折色鬻爵贖罪本非美政而

古人遇急皆為之甚至榷酒酤算車舟而不肯一概加於地畝則以數者之害比之加賦猶淺耳至於修城等項費用浩大官帑不能徧給宜倣救荒事例有士夫百姓尚義捐貲以佐軍興及修城之用者如所捐數多地方官以名　聞官照何洛文穆文熙事例題　請旌表夫民急則費不惜若待已見兵荒之形始求兵荒之食則晚矣根本之計莫急於收人心東人之困極矣而上官之軫念亦已至矣顧海上之備既不可已內帑之請又未必得不於地畝議增更於何處取辦本地錢粮合修本地武備況以三府兵餉

均派六府當事者調停苦心動恤實政士大夫知之
而蚩蚩之氓難與慮始彼亦非怨今日之增而但疑
於前日之未減耳即如壬辰癸巳之間議調水兵增
有兵餉後海上撤兵二年此項錢粮上之減不減不
可知而百姓未有不納者也但取十年以前錢粮文
冊與今比對數目多寡則有事議增無事不減明矣
夫一畝之內加三四釐於百姓原非重累但今海上
之役方興未已即如修城一事動須萬金官帑已空
則必出自地畝矣礦務煩興迎送夫馬蓋造棚塲各
項供辦則又必出自地畝矣大工伊始普天共役豈

我東省獨爲匯民錢粮加派又必出自地畝矣海上運糧卽給有官價道路旣遠賠累必多驢馱車運皆取於民則又出自地畝矣自今以後官日增設事益更端如此類者數百而未有極百姓因見前日之增者已是不減今日之增者勢又復然兼以民無他業歲非大收近城未見荒涼遠社已多離散逃者旣衆錢粮無所出辦則因累及本社稍能自給之民名爲遣催實則代納不出一歲富者亦逃彼旣流離能無嗟怨倭奴倘以小惠誘此離心衆心之城旣離數仞之墻何守今旣請留正額錢粮以給征繕則地畝可

以不加若百姓知後日之不能及增者事後之可減則民心可以少安上下一體同患難共甘苦即萬不得已寧至開例寧至贖罪寧至勸借必不輕累貧民即有逃亡明與開豁必不連累富民使民無事歡然知恩則有事可以行法此則似迂而切似緩而急者也苫塊之中不敢與聞時事直以桑梓之地安危相關故遂畢陳其愚惟臺下留意熟計其便

序俸議 萬曆二十八年在銓部

序俸之議始於崔亮停年格裴光庭循資格當時議者如劉景安蕭嵩不謂是也其蔽在不問賢愚顓以

月日爲斷則不可以月日爲斷兼論賢愚則未嘗不可夫臆而決之便於用才亦便於用私舉而歸之於格不便於用私未嘗不便於用才蓋用必論才陞必論俸用才以責其將來而陞官以酬其既往用才不循格可也陞官不循格則天下馳騁而起矣地需其才而俸淺寧調而不陞才宜其地而俸深寧陞而不調自中丞以上出自　廷推者無論已外之最重莫如兵備其次莫如郡守兵備之缺遇地方繁劇事勢倥傯有非常才可辦者於參政五人中擇之副使五人參議五人僉事五人郎中數人知府數人是於三

四十人中擇一兵備也不然則天下兩司皆可調也若常地則人皆可爲矣如郡守之缺遇地方繁劇事勢倥偬有非常才可辦者於部郎數人中擇之南部四五人運同二三人同知四五人是於二十人中擇一郡守也不然則天下郡守皆可調也若常地則人皆可爲矣賢均度其才之所長才均辨其器之所適閱歷熟者無奪其所習方土殊者無易其所安人不踰格倖不易序稍倣停年循資以月日爲斷而不似其賢愚同滯其要在使天下士大夫各安其官而已夫天下所以不治者在人不安其官始進而求知知

而求薦稍難而求調稍久而求陞一不得而不勝其尚玄守拙之感人得之則彌見巳之遲巳不得則彌見人之速此其心巳非矣尚何以責其政夫遲速何常之有今有官於此五載而後遷此五載者爲久乎爲速乎有如十人未遷而一人先超於五載之內則一人者爲速矣有如十人巳遷而一人獨滯於五載之外則一人者爲遲矣身處用人之地可以齊久速之論而不爲而使天下見以爲速以長競進之心見以爲遲以起不平之感則其爲計左也故莫若明示以不易之格而使羣工安於不渝之度俸至而陞不

必求也俸不至而不墜雖求舒益也若柤梨橘柚無助其長無隳其成至於日至之期而人食其實乃以此成天下之才非以此滯天下之才也蓋銓部之難久矣舉天下之冠裳屬耳目焉天下大衆也其致疑於用人之地大疑也合大衆者不可以戶說破大疑者不可以辯求舉之以才而人曰以意舉之以意而人曰以私不可以口舌爭也莫若曉然示之使吏信籍官信法視諸目聽諸耳謀諸心無可疑矣天下之疑窮而信成信成而後可以格於　上夫銓部有所推擇而不報者不信銓臣也　廷推而不報者不信

廷臣也非但不信推者亦不信見推者嗚呼 上舉
不信羣臣乎其端始於不能自爲信而士大夫不相
信以疑端開 主上耳假令有可以解天下之疑咸
主上之信者雖法不便吾猶將爲之而况其未始
不便也

朝鮮撤兵留兵議 萬曆二十八年在銓部

朝鮮已亡 皇上命將出師舉全國而畀之 恩德
無與儷以倭來而出師以倭去而振旅於名甚正於
中甚省伏奉 聖旨若不留兵孰防後患令臣等從
一議臣竊揆度情形計量勞費夫關白既死其名

酋大帥爭權爭長無暇遠略自使其國輯睦亦必不能合六十六島成師以出如前日也直以倭入釜山盤據已久如見我兵既撤或將生心此則不必合諸島之兵用舉國之力偏師一出亦非朝鮮所支若今日之倭可保無併吞朝鮮之謀而不能保無竊據釜山之謀若其兎窟既立蠶食漸深朝鮮復來告急異日更煩措置　朝廷業已經營數年豈惜一二年之餘力與其過而置之無寧過而防之則議暫留兵者未必非計也第須外計兵力內計物力使供餉無過耗費中國屯兵無過騷擾屬國乃爲得策耳漢立西

域都護皆取諸國供食不煩轉餉唐平百濟新羅即令朝鮮之地亦因糧於彼未嘗以餽運繼之今日空中國之士馬竭中國之帑藏即念彼凋殘令彼出本色我出折色已爲向來所無之事乃本色所費少而我所耗損獨多此何理也各邊正額軍餉尚鈌一百三十餘萬海外久戍費何從出中國防夷如富家防盜聲耗既急内外須防門戶藩籬皆有守護若其漸緩自可量裁獨留一重亦足自衛今倭患漸息此正緩而可量裁之時若撤兵則所備在内守門戶者也當散外之戍兵而量留其精鋭以益海上之防若留

兵則所備在外守藩籬者也當汰內之冗兵而量移其糧餉以充海外之用若外欲留兵幾何卽於登萊天津淮揚蘇松量汰老弱以其食作留兵折色令所留之兵與所汰之餉數足相方若東師旣撤之後卽以其人照今日所裁兵數補還原伍葢撤卽守在海之內不撤卽守在海之外總之此兵此餉耳俟倭氛盡息之後然後總以兵餉盡歸民間此亦設防省費權宜之一策也又朝鮮兵荒之後人少地多若與該國議定將海外之舟師給與可耕之地令其屯種以給軍糧成熟之後供億自減要當以我之折色與彼

之本色相兼臧退不得借口有地給軍獨充彼國本
色各該將道必以實心實事行之更當申嚴軍令不
得侵彼地界奪彼財物私彼婦女强役使其民爲耕
種而我軍收其利蓋數年以來在我惟恨彼國出糧
之少然侵奪蹂踐在彼則不啻費矣存亡繼絕之義
其君臣或有相感在彼民則不啻怨矣若能立定約
束如孔明之屯渭水軍無私焉一切無名騷擾盡皆
嚴禁則雖稍益其供軍之餉亦彼之所樂爲也蓋欲
撤兵則一撤卽完局矣不撤則須計萬全爲彼之利
無以爲我害終前之局無以挑後釁乃可庶幾耳若

餉不能供兵不能戢使我與屬國以德始以怨終則固不若速撤之為愈也

申飭計典

為懲貪官覈實政袪浮費辨眞才以襄計典以興吏治事照得三年大計合諸司賢否兩院舉劾而後黜陟行焉察吏之政莫重於此然計典所患上苦於不公不平下苦於不明不確下不明確則上雖欲公平無由也今日酌議出自部院公評不狥人情不執已見預先申飭斷在必行總以袪貪獎廉為主有憂國憂世之志者宜共體之

一先年議懲貪官然往日民力猶可支持今日民情備極窮困則貪官之害更甚爲懲貪之法亦當更嚴比來淸議雖明貪風未息問律外之罪科例外之罰扣役外之直增額外之賦公行晝攫難可究言卽如罰贖積穀原以備賑假借公用沒入私囊官衙紙劄所費幾何但有告詞槩取紙贖至於徵收錢糧更爲貪墨窟穴分釐各收逐名加耗假以合封爲名多收羨餘入已官取之收頭收頭取之花戶甚有加三加五貽累貧民者近來水旱爲災重以礦稅之害一兎幾

剥一年幾封豈可更刮垂盡之膏椎已空之骨自充囊橐欲遺子孫心何忍乎各該布按二司預將所屬官員備開實蹟多科罰贖者幾人多加火耗者幾人罰贖火耗之外羅織需索貫法鬻獄者幾人剥民膏髓媚奉貂璫而更假借徵稅因以私有染指者幾人守正不撓一毫不取者幾人俱要手書釘封密差投遞如奉文遲者一到都門作速補完本部院再加體訪酌量議處輕者降調罷斥重者請　旨提問蓋璫弁四出搜括已空士大夫既不能爲百姓作主又或

推波助瀾因以爲利不但縉紳名教之所不齒實亦天理王法之所不容若朦瞶不聞庇護不報本部院別有訪處則藩臬表率之責謂何宜加三思勿泛勿畧

一先年嘗議覈實政畢竟所報多是虛文久之則覈實之言亦成虛文矣近日吏習甚巧虛僞最工人事多而官事少吏事多而民事少上官但考政於厨傳課績於簿書且未問所察之官但閱其所署之考推官知縣以上考語皆是大聖大賢川嶽風雲氷玉麟鳳字面何關實事甚而

流離滿眼怨聲載途猶以綺語署爲上考署者
當者寧無兩媿又如撫按論劾多列奸贓及至
行勘十無一二參所開雖未必盡實而實事亦
未必盡開量坐些須以博長厚此縱彼玩何益
激揚欲望警一懲百使吏治改觀其將能乎今
但以地方所宜時事所急程其功効卽如災傷
者當考其賑濟逃移者當責其招撫民苦礦稅
當察其調停民苦奸貪當問其摘發除以前開
報之外自知縣已上各開其人實才實政務在
肖其爲人盡洗歷年駢麗浮泛之語長短得失

不得相掩本部院必不因一字一句遽議處分但欲彼此各以實心公心相成共濟若謂事事完璧人人兼才則世所必無之理不再計而知其虛僞矣如有仍前浮泛徇私不公以致賢否混淆者另議去留

一先年嘗禁浮費竟未見題叅一人葢爲費出因公與置諸私囊者有别然不論公私皆百姓之膏血也且如一州一邑設有條編規則量財制用原自有餘每見州縣但有一事之來即有額外之派如朝　覲到任之儀節官舍之應付旣

有支銷官銀何爲又更派於里甲既有定數官
馬何爲又借撥於富戶土產假以奉上花戶俱
有攤錢器具藉以營私工作迄無寧歲眷屬累
重夫役久稽於程途輸送頻繁筐篚相望於道
路和糴出息之銀預先支用而僅以罰穀報完
修築器械之資那補他孔而更斂民財集事故
今之廉吏僅比古之中人今之中人已不免古
之貪吏蓋古人公私之費皆少今人公私之費
皆多故也至於上官入京屬官供應代賃房屋
饋送長夫米糧搬運借民間之車騎坐用驛遞

之馬若使上官自備爲費幾何但令小民遠供則所費不少相應極力痛革財盡民流之日百費皆從減省旣當以此自處亦當以此處人一切餽遺悉應杜絕違者在京聽科道糾舉部院訪恭在外聽撫按於各官啟行之後細查有無科歛等情輕者報部院另處重者露章恭奏雖素有賢名定行斥降決不姑息自令其言不信也

一往歲嘗舉卓異然所舉多飾虛躐譽之官壬辰之春變而專舉清吏葢謂舉卓異未必實而潚

吏必實耳然未能崇奬以品之獨高而或責備
以才之所短用違其才何以取効　朝廷駕馭
羣才兼收並蓄四科九德總爲國用且以民窮
盜起天下多事亦當預儲長策遠畧足備緩急
之人今次大計黜陟幽明明則當陟畧有三品
一曰循吏其上有善政善教次則奉法循理不
失尺寸者一曰清吏其上能廉頑起懦次則釐
宂祛費不取非其有者一曰才吏其上必能當
機應變次則理繁治劇沛然有餘者各官具以
所屬地方從實開報每官各舉數人每人各列

數事本省鄉宦在野者果眞見其賢亦許附見於後不得雷同附和苟且塞責蓋用舍天下之人即當以天下人爲耳目不但今日藉之以定去留亦可他日按之以效任使於黜陟幽明之中寓集思廣益之意得循吏清吏可以救民之窮得才吏可以濟世之變不拘崇卑不分在官在野但欲得眞才眞品耳若註曰循吏清吏而使無實者托之以爲名註曰才吏而使無行者借之以爲例舉而不任連坐何辭但宜至虛至公勿負本部院惓惓延訪之意

礦稅議 萬曆二十八年

今天下所謂嗷嗷礦稅兩事耳丁夫之僉派郡邑之包陪驛遞之騷擾黎隨之橫索土棍之挾詐奸民之告訐官府之繫逮此皆因礦稅而起者也今日之事朝廷歛百萬之財猶凛凛不足而於失億兆之心已自有餘顧其所得在近而所失在遠利在目前以爲必然而害在一年二年數十年之外以爲且未必然當此時而有龍逢比干之心濟以蘇秦張儀之口有能移 上心者乎固不能也且當奈何人臣逢時難難欲去不得且當就目前事勢量爲調停使無及於

大亂而可以待異日之覺悟夫礦稅之大害莫甚於中使之權重中使何權之有因內外爭而激 上怒則有權挾 上怒以鉗制恐喝士大夫則有權爭小則權小爭大則權大操之不急彼不肯降體以自結於其下不肯傾橐中裝以乞哀憐於上下所以爲之謀者不深上所以護之者不固則士大夫之禍不重彼之勢不張與之鬬者固其交而張其勢者也今欲減其權莫若稍杜其爭端而欲杜其爭端莫若分其事任而無與有司混合而相涉夫使人與鬼比肩而立於市其鬼彌害人人彌畏鬼若使人神不襍揉則

畏之權滅矣今使貂璫以礦稅者責有司儼然臨長之有司盡奔走於其下此鎮守之勢也愚請勿靳惜其費而惜其權若其有制則其居不過倍於在京之監局其行不過倍於進鮮進衣之使若其無制則今日之　勅使遂成他日之鎮守倘有可以明省小民之錢而暗節中使之權者乎此忠臣所以夙夜以圖者也請以聞於　上曰中外之爭非國家之福也漢末中臣與外臣爭外先受其禍而內繼之漢亦繼之唐末中臣與外臣爭外先受其禍而內繼之唐亦繼之今日中外諸臣有爭端矣夫中官抽稅取礦而使

撫按調停之調停中臣不聽也則何若　朝廷先爲調停而使之不爭乎計惟有以礦付內臣而外無與焉以稅付外臣而內無與焉非直稅課以七萬山東以六萬舉此而天下可知也額皆定矣中臣取不加盈外臣取不加縮則莫若以付之巡撫法易行事易集類齊而後以付中臣上進徵者不解解者不徵有司雖欲阻抗不可得中臣即欲加有司以阻抗亦不可得也天下所爲歸德歸怨於上者習見則淺驟見則深蠲租賜賑孰不爲予惟往歲中州之賑濟民無不歸德者特使故也徵租歛稅孰不爲取惟近歲之

抽稅民庶不歸怨者亦特彼故也若以屬之撫臣撫
臣得便宜從事通融補輳民不稱擾見以爲地方常
有之官行地方常有之事此則利之歸內帑者不減
而怨之歸　朝廷者藏矣礦在山內臣採之又使有
司參之採不得則派於人夫派於地畝有司不敢不
聽不聽則以阻撓罪之夫旣曰官四民六上下並享
其利民之趨利如水之赴壑則又何以派爲計莫若
擇有礦之山三數里以予內臣籍其民以爲礦戶原
派夫百名者予百丁不得舍近山之民而抽取本縣
之富戶以滋擾如上林苑之菜戶南海子之海戶易

州山厰之厰戸明立疆界無相偏奪有司卽欲阻撓
而不可得中官卽欲以阻撓加有司而不可得也夫
稅有課不辦責在外臣礦有額不辦責在内臣如此
則内外之爭卽不能盡無視今日爭端則減矣丁夫
之僉派郡邑之包賠驛遞之騷擾絫隨之橫索土棍
之挾詐奸民之告訐官府之繫逮皆可減十之七而
於内帑之入未有損也　朝廷取郡國山澤之利以
實内帑而留羣小騙詐需索之財以還民間上不止
開一面之網下不止受一分之賜此亦一時之計也
若萬世之計則俟　皇上自悟而自斷之威福不

於下而恩德盡歸於 上以此關說亦知其未必入也倘可僥倖十得一乎或曰是說也其尚出戴盈之下也論治去其太甚擇禍莫若稍輕今有嚴姑於此欲鬻其赤子爲之婦者屢諫而不入也怒益甚而兔且益速不得已而薄其鬻使須臾勿死以俟尊章之回心耳愚之爲是說豈得已哉

河工錢糧議 多缺偶檢出殘帖中姑存之

河工之急至今日極矣疏築之費度至百餘萬議者束手有由也往時庫藏充實猶得緩急那移百姓豐殷猶得權宜徵派今官無餘積那借之討已窮民有

每征已浚之膏難繼況功須不日勢難後時止有比照河南往日賑荒之例請　內帑之金差官解發旬日之間卽可濟事　陵運兩得而民生附焉最上策也而未敢必也不得已則惟有轉行各處撫按酌量協濟除四川貴州新用兵省分免議外其餘照省分大小分定額數立限嚴催解送總河衙門支用一時不能徵完先將別項錢糧借解後以所徵之銀抵之總河所轄省分別項錢糧但有徵收在官者除邊餉外其餘皆先那移以濟急用後以各處解到之銀抵還葢天下大計關係　祖陵運道不得不取給於天

下斷無獨累三省之理加派亦知非計無可奈何耳
老庫所存既少冏寺百萬餘之後亦難復借惟南京
兵部及戶工二部或有尚可那借者往時寧夏之役
亦曾動及南京總庫[illegible]糧宜細查存貯多寡酌量借
用以救燃眉或亦一耳也事既急矣用在數月之內
而所指之銀多在數千里之外工部及戶部先輳處
數萬以供目前然後可待別項接濟耳